毒藥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第一章　宝锦（1）
- 第一章　宝锦（2）
- 第二章　破城（1）
- 第二章　破城（2）
- 第二章　破城（3）
- 第二章　破城（4）
- 第三章　旧臣（1）
- 第三章　旧臣（2）
- 第三章　旧臣（3）
- 第三章　旧臣（4）
- 第三章　旧臣（4）
- 第四章　笛梦（1）
- 第四章　笛梦（2）
- 第四章　笛梦（3）
- 第四章　笛梦（4）
- 第四章　笛梦（5）
- 第五章　中宫（1）
- 第五章　中宫（2）
- 第五章　中宫（3）
- 第五章　中宫（4）
- 第五章　中宫（5）
- 第六章　长恨（1）
- 第六章　长恨（2）
- 第六章　长恨（3）
- 第六章　长恨（4）
- 第七章　世子（1）
- 第七章　世子（2）
- 第七章　世子（3）
- 第七章　世子（4）
- 第七章　世子（5）

第一章　宝锦（1）

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低吼，带着血污的蛟龙头颅临空落下，血落如雨，一时将海面染成嫣红。

高丽海疆。

北风萧瑟，冬夜的海上，一轮明月映入粼粼波光中，支离破碎得让人心疼，却仍是莹白皎洁。

老船主捋了捋银霜染就的长髯，指使着子侄用力划了两下，将船系在了码头上，这才松了口气。

渡口码头的青石大砖已被人踏得平滑如镜，更梆的声响从远处传来。夜色中，连房屋的轮廓都看不分明，只有一盏残灯高悬桅上，更显得昏暗。

不一会儿，雇主就出现了。

“怪事……居然是天朝人……”

老船主偷偷打量着客人的装束，低声咕哝着，心中却是惊疑不定。

高丽素来仰慕天朝文化，彼此遣使甚多，通商之风也极盛，若是平时有人返乡，自然没什么出奇，可目前……

“听说天朝正逢大乱，居然还有人要返回中土？”身旁的长子在他耳边低语，声音里满是不可思议。

老船主见客人已近，便摆了摆手，示意儿子不要多话，心中却更添狐疑。

眼前这些人，虽然衣着寻常，却个个神光内敛，气度不凡，就是京城的两班老爷们高丽贵族的称谓。，也有所不及。

黑袍男子们纷纷登船，在他们昂藏身影的扶持下，一道娇小人影也随之飘然而上。

她戴着黑纱帷帽，眉目模糊，却也只有十七八岁的光景。在厚重的雪裘中，有重染的锦绣丝缎露出，她上船后不发一言，却在即将起

航时，轻唤道：“且住。”

众目睽睽下，她走近船舷，伸手自发间一抽，乌黑的长发便随之流泻而下，宛如生灵，映出皎月的幽华。

她皓腕如雪，手中持了一支九凤金簪，古雅绝美，在月光下映出玄奥的纹符。

“今日既已义绝，又何必睹物生笑……”

她声音幽幽，素手轻扬，那一支金簪便化作一抹流光，落入万里碧波之中。

老船主双眼睁大，见多识广的他，面色在瞬间变为惨白，浑身轻颤着，脚下一个踉跄。

“阿爹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这是宫中之物……”老人近乎呻吟地低喃道，“看那簪子的纹路，必定属宫中贵人所有！”

他浑身哆嗦着，被自己说出的“宫中”二字惊出满头冷汗来。

船缓缓张帆，在海浪的拍打下平缓前行。一轮明月高悬天中，映得水色幽碧，万里浩渺。

“殿下，已经离开高丽境内了。”沈浩恭谨地低语道。

斗篷下的女子临风伫立，不语，宛如泥塑木雕。

良久，直到沈浩要转身告退，才有一道女音幽幽而来，“是姐姐派你们来的吗？”

当啷一声，沈浩手中的瓷盅落地。寂静的暗夜，仿佛因这一声响而让人悚然，他全身的血液都几乎要喷涌而出。

“主上……”

他轻轻地、沉痛地念出敬称，眼中恨不能滴出血来。

微微别转头，他强忍住眼中的黯然，强笑道：“主上担心殿下，所以派我等前来接应。”

“这一次，真是遂她心意了啊……”

被称为“殿下”的女子轻叹一声，带着微微的怅然和轻嘲，低声笑道：“她素来不屑高丽李氏，如今逢此大变，还不知她要怎么笑我呢！”

沈浩一愣，正要反驳，却听一阵喧嚣由远而来，抬头一看，脸色骤变。

晴好无风的夜空下，平白地掀起巨浪，目之所及，方圆数里的海洋整个滚沸了，碧波万顷中，却有一艘巨船破浪疾来！

“还是追来了，做事那么绝吗……”

沈浩凝望着巨船上的大旗，心中已是大怒，“高丽不过弹丸小国，趁着我天朝内乱，竟敢如此猖狂——若有天朝水师在此，定叫他葬身鱼腹！”

那巨船急速靠近，最上一层站着一个矮胖的穿金甲的男子，正得意地看着他们的小船在海中剧烈摇晃，不禁哈哈大笑，“你们这些中土盗贼，竟敢与王妃私奔，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！”

沈浩怒极反笑，咬牙微笑道：“什么叫颠倒黑白，什么叫指鹿为马，在下今日总算是见到了！”

他提气喝道：“万岁受高丽王再三恳求，才以帝姬下嫁，如今你们负义毁婚，居然还千里追杀，欲置帝姬于死地——你们惯学中原礼仪，却与禽兽何异？”

他瞥了眼金甲男子，恍然笑道：“原来是金大人，怪不得这么穷追不舍，你是要斩尽杀绝，才好让你妹妹做王妃吧！”

众人打量着那矮胖的金大人，心中想象着他妹妹的尊容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

笑声中带着讥讽，却也含着黯然悲凉。

第一章　宝锦（2）

若不是天朝有难，区区一个高丽国，也敢如此放肆，辱及帝姬吗？

“一派胡言！我妹妹温婉谦恭，乃是王大妃亲自挑中的，天朝景渊帝却非要把帝姬塞给我王——”

“住口！！”沈浩森然大喝。

他出身军旅，自有一种凛然杀气，那金大人顿时气馁。

“万岁本不愿将帝姬远嫁，若不是见两人情投意合，高丽王又亲自跪求，又何来应允之理！”

他不屑与这等小人纠缠，乃高声喝道：“高丽王呢？叫他亲自出来解释！”

“我王蒙王大妃慈训，已准备选取名门闺秀大婚……”

金大人的眉梢露出明显的喜色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前王妃与人私奔，贞洁已玷，若不肯回阙谢罪，只好将你们统统剿灭在此了！”

他显然很是忌惮沈浩众人，说完便退入舱中，两船逐渐靠近，无数箭矢擦身而过。

“让他们见识一下我天朝男儿的厉害！”

沈浩胸中一道隐秘的悲愤郁积，恨不能发，又逢上帝姬受辱，心中的怨恨更深。他咬牙冷笑着，将所有怨恚都发泄在了高丽人身上。

众人高声唱喏，虽然人手不多，却都是军中精锐，一旦出手，几乎可以以一敌众。

沈浩一提真气，掠空而落，到了那巨船之上，正要将金某人擒下，却听身后一阵惊呼，“帝姬——”

他悚然回头，却见海面上有千万条碧蓝滟光交织暗涌，转瞬间，巨浪狂卷，就像在原地升起了一堵黑墙，一道巨大的黑影将帝姬卷入，绵密的鳞片在月光下凛然生寒。

“是蛟龙！！！”被遗忘在一旁的老船主颤抖着说道。他全身已如筛糠，简直已萌死念。

蛟龙是海中恶兽，平日里潜于深渊之中，今日怎会平白出现?

一道尖细的声音在耳畔响起，“金大人，要不是王大妃亲自恳求，老身可不会跟你们这些莽夫行动……”

沈浩又惊又怒，回身看去，却见一个黑衣老妇自舱中而出，口中吹着一支小笛。

是那笛子将蛟龙引出的！

“放开帝姬！”

沈浩纵身拔剑，剑气如长虹贯日，凌厉绝尘。

老妇人桀桀怪笑着，飞快后退，竟也是身法诡异。

两人拆了几招，沈浩无心恋战，微瞥了一眼帝姬，却见她被蛟龙紧紧缠卷，正要被拖入海中。

他闪身一纵，退出战团，想要上前营救，无奈那孽障异常狡猾，躲闪挪移之间，帝姬的面纱逐渐被海水浸透。

“接着！”

沈浩情急之下，将自己的佩剑掷向帝姬。

“刺它下颌！”

帝姬伸手一接，竟稳稳地操在手中。

她的面纱已经被水浸透，隐隐露出雪白的面庞，接了长剑，却不刺，只是凄然笑道：“沈大人，你回去禀报姐姐，此地清风明月，又有碧波浩瀚，实在是个好地方，我生性愚钝，怕是要与她永诀了！”

“什么永诀？你可知道，主上她……已经不在人世了吗？！”

沈浩嘶吼一声，满腔的悲愤再也抑制不住，如晴天霹雳一般震响了天地！

“什么？！”

帝姬紧握着那一柄长剑，黑眸紧缩为一点，咬牙道：“她，死了？”

天地在这一瞬都化为静止，眼前的一切都仿佛归为黯淡，片片碎裂。

那蛟龙好似也感受到了这诡谲的气氛，它低吼一声，正要将人拖往无底的深渊……

剑光突起。

烟波万顷中，一道白光冲天而起，无上剑意所到之处，水汽氤氲蒸腾，天幕之下仿佛有陨星爆裂……

随着一道惊天动地的低吼，带着血污的蛟龙头颅临空落下，血落如雨，一时将海面染成嫣红。

帝姬临风落下，轻提长剑，白衣胜雪，翩然有如天人降临。

她的面纱已经掉落无踪，一张清秀雪白的面庞，并无乃姐的绝美风姿，却有别样的神韵，动人心魄。

所有的人都在这一刻惊呆了！

明亮的月光照在她身上，灼然生辉，天地之间的光芒，仿佛都聚集在了她的身上。

沈浩呆呆地看着，情不自禁地低喃道："帝斩白蛇……"

她缓缓地睁眼，竟是一双奇特至极的墨色重瞳。

"第一，这是蛟兽，并不是真龙，所以不属帝兆……

"第二，我并非是为情寻死，而是根本没有斩杀它的实力……这一下，只是一时发狂……

"第三，别叫我帝姬了……我叫宝锦，还有，我晕血——"

声音未落，她突然仰倒，重重地跌在船上。

海上归于宁静，清风朗月之下，只剩下一群目瞪口呆的人，以及支离破碎的船。

第二章　破城（1）

“不！我不信什么天命！！”她咬着牙，决然地道。声音虽低，却是带着碎金裂玉的万钧之势。

一年后。

巨大的喧嚣声由远及近，姑墨王伫立殿中，静静地看着庭中惊慌奔走的宫人们。

“城破了吗……”他刚毅清癯的面容上，露出了一丝平静的微笑。

“以我姑墨这方寸之地，居然也坚守了百日以上，足可为后世称许了……”

此时已近黄昏，冷风丝丝缕缕的从半开的殿门中吹入，一列残灯在殿中飘曳明灭，在青金石地面上投下重重暗影。

“我姑墨几百年基业，虽不算煊赫，却也是一方之主，如今却要在我手中葬送了。”他长叹道，空落落的暮风吹得他的衣袂猎猎作响，映着两鬓的点点霜白，更显萧索。

外袍四重皆是极薄的浅天青，里头实底子的鲛织纱锦极尽华贵，下襟堆着四爪翔龙——这样隆重的服饰，乃是他大朝之日所穿，如今，却要派上最后的用场了！

“你们在地下行得不远，且等我同来……”他想起年前过世的王后，又想起昨夜死去的女儿，面上露出无限凄凉，低低说道。

轰隆一声巨响，宛如焦雷炸过耳畔，听方向，却是出自前廷玉阙。

“真的要将这里铲为平地吗？”

他浓眉微挑，素日的威仪在这一刻重现。

“您就任由他们如此妄为吗？”清渺的声音宛如珠玉落地，像是有人悄声开门走了进来。

冷风穿梭入殿，姑墨王疑惑地转身，却见来人着十重黑色皂纱，仍是清丽袅娜。

“是你，宝锦！”

他禁不住露出欢畅的笑容，眉间的抑郁，在这一刻消散了不少。

“你不是远嫁高丽了吗？”惊喜过后，便是困惑，他不禁问道，却在见到宝锦眉梢眼底的一抹凄楚后，瞬间明悟。

“岂有此理，他瞧着我皇家倾颓，竟敢如此折辱于你！李氏小儿，鼠目寸光……”他恨恨地道，依着往日的性子，定是要执干戈伐罪于前，现下念及自己的境况，却更是黯然沉痛。

“他也没怎么折辱我，只是毁婚不见——不幸之中仍有万幸，我与他，并无夫妻之实……”

宝锦苦笑着，迎上姑墨王惊讶的眼神，继续道：“四年前我嫁入高丽时，年不过十五，王大妃生怕我夺了她的大权，于是借口先王之丧，只令我二人行礼，却是一直分宫而居，三年丧尽，却出了这等大事——她遣人一路追杀，给我添了不少麻烦。”

“好好的帝家苗裔，总算没落入污泥之中。”姑墨王欣慰过后，却又叹息道，“你既然安全脱身，却又为何要来此——如今的姑墨城，早已是兵临阙下，危在旦夕！”

“姨父……”

宝锦深深凝望着他，想起幼时与姐姐二人骑在他的肩头，于群山之巅笑语嬉戏。又想起这位姨父曾率上千锦衣亲贵飞骑来援，他那赫赫威仪，至今仍在北门关一带传为佳话……

俱往矣！

“为何会变成这样？”她沉痛地低喊，“姐姐死了，姑墨也要落在他们手中，难道真是天命气数？”

“不！我不信什么天命！！”她咬着牙，决然而道。声音虽低，却是带着碎金裂玉的万钧之势。

片刻，她抬眼望向姑墨王，“我此次前来，就是想借一件物事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玉染妹妹的身份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

姑墨王悚然一惊，乍一听到爱女的名字，双手不禁为之颤抖。

“我要以玉染妹妹的身份入京，姑墨城破后，这些王室亲贵都要被押往帝都……”

姑墨王一听便明白了，“我姑墨习俗，女子未嫁者须以纱巾裹面，不得露于人前——这世上，除了父兄，根本无人见过玉染。”

“是，此去帝都，千里迢迢，玉染妹妹又是体弱，不如以我替之……城外有人接应，定能保她周全——”

“你来迟了，孩子……”

姑墨王低低笑出声来，声音中满含着悲愤与凄厉。

“玉染，我最心爱的女儿，昨夜已经离开了人世。”

宝锦的眼，在这一瞬紧缩。

“她未来的驸马，居然做了敌人的内应，将城门打开，她本就有咳血之症，一夜惊啼，便……”

宝锦静静地伫立着，眼前的雕梁画栋，仿佛也在崩塌。她所熟悉的、欢乐宁静的世界，在她眼中褪去了最后一抹色彩，碎为尘泥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仍是垂着头，低喃道：“请姨父应允——”

“你这孩子！！”

第二章　破城（2）

姑墨王不禁大怒，正要痛责，却在看入她眸中后，黯然长叹，“罢了……”

他扬声唤人，不消一刻，便有一名宫人前来。

“这是玉染的贴身侍女季馨，从小与她一起长大，对她的事，可算是了如指掌。”

他叹息一声，轻甩袍袖，从上八宝格中取出一只晶莹的琉璃瓶，在三只杯子中各斟了少许。

他轻晃着手中血一般鲜红的酒液，轻吟起了天朝的名句，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……”

这酒，是新婚之夜残存的。那时，他率三千亲贵飞援天朝，皇帝大悦之下，遂将帝姬下嫁。

那俊雅无匹、叱咤千军的雄姿，如今已被岁月湮没，又有谁还记得，这一斛残酒?

他递与二女各一杯，自己却从另一格中取出一粒黄豆大小的红丸，放入杯中后，便一饮而尽。

下一刻，眼眸开始涣散，他挺坐着，最后用手指了指珠帘之后，便气绝身亡了。

宝锦用尽全身的力量，才没有大喊出声，她咬着牙，任由鲜血蜿蜒而出。

伸出轻颤的手，她与季馨费力地将尸体拖向珠帘之后。

宝锦轻按机关，后堂的地面便一分为二，露出其下的冰雪深渊，其中浮着三具玉棺，两具是王后与玉染公主，另一具却是空空如也。

姑墨王的尸体被轻轻放入，三具玉棺轻悬漂移，渐渐沉入万丈深渊之中。地面合拢，再无痕迹。

“真好……”宝锦望着这一幕，不觉悲伤，却觉得无比宁静妥帖，“他们一家团圆了，真好……”

这一刻，她想起横死京中，尸骨难觅的姐姐，再想起早已逝去的父皇母后，只觉万物同悲，寥落无迹。

云时穿过广阔的广场和宫道，再穿过重重回廊，来到大殿之前。

夜色初上，明灭的宫灯在檐下轻晃，风吹得铁马叮咚作响，深广的大殿沉浸于黑暗之中。

云时轻叩殿门，正欲朗声通名，却听见一声清婉温润的女音道："进来吧！"声音安详平静，毫无畏惧。

他轻轻地推开门，雕花镶玉的殿门发出吱呀的轻响，殿中一灯如豆，正在案前轻燃。

"来了吗……"一道纤弱的身影坐于案前，轻笑着问他，朱红的火焰晕染了她的面容，看着甚是模糊。

云时抬眼望去，却在下一瞬倒抽了一口冷气——重瞳！

瞳影叠回间，潋滟生辉，仿佛是黄泉之畔的冥黑忧悒，又似冰雪初霁的莹洁，只淡淡一瞥，就让人魂魄皆丧，心神迷离！

那少女依案而坐，手中玉杯晶莹，只剩半盏残酒。

血一般的嫣红在她的手中轻晃，"有客自远方来，美酒却已销尽，实在惭愧……"中正清雅的声音，从容平和，却实在听不出什么欢迎之意。

云时瞬间便心神摇曳，眼底的杀气亦随之慢慢平抑，手中染血的长剑都因之微微松弛。

最后一丝理智好似在脑海中嘶鸣……重瞳……

那是——重瞳！！！

他全身一震，眼中的迷惘瞬间消退，取而代之的是炽烈的怒焰，手中雪刃轻吟不已。

满殿的安雅平静，在这一刻被撕碎！

他大步上前，昂藏身躯的阴影将她完全笼罩，伸出手，一把将她从案前拖下，毫不怜香惜玉地将她掼在殿中。

纤瘦身躯如蝴蝶轻羽一般坠落，沉闷的落地声中，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响起。

细微的呻吟声随即便隐忍不闻。少女委顿于地，左臂弯曲垂落，面上苍白更甚，樱唇却已被牙咬得失了血色。

仿佛才惊觉自己的狂暴，云时不可思议地凝望着自己的手——他简直不敢相信，自己会对一介女子下此毒手……

然而这重瞳……

他敛起所有情绪，沉声问道："你是谁？"

回答他的，是片刻的沉默，以及随之而来的轻笑。

那几乎是嘲笑了，少女微微挑眉，忍痛的神情中带着玩味与讥讽。

"你又是谁？"

此时夜色初上，殿中的灯烛因窗隙间的冷风而微微闪烁，昏暗混沌之中，两人目光相对，竟隐隐有对峙之态。

"哈哈哈哈……"

乐景收起折扇，捶案大笑了一阵，这才在云时的目光下勉强收敛。

"没想到啊，没想到……"他乐不可支地把玩着扇子，笑道，"你素以沉稳内敛著称，却没成想，才见了人家公主，居然就做不成柳下惠了……"

他啧啧称奇，作势起身，"我定要去看看那位公主，是怎样的倾国倾城，才惹得你用强！"

看着乐景那张可恶的笑脸，云时的头又开始剧烈地疼痛起来。他咬着牙，沉声道："她并非美人，我也并非用强。"

乐景又笑了半天，才正色道："是为了那重瞳，对吗？"

云时瞥了他一眼，神色一派从容，双手却已攥?发白。

"我早该想到的……"他叹息着，声音中含了歉疚，"北郡十六国中，姑墨一向与天朝交好。这一代的姑墨王甚至娶了帝姬为后——他

们的女儿，若是传承了天朝皇族的重瞳，也没什么奇怪的……”

乐景也收起了嬉笑，他起身站于主帅身后，安慰道：“你也并非故意，一路之上多加照应，也算补偿了！”

他好似又想到了什么，低声抱怨道：“说来也是奇怪，姑墨王已经殉国而死，连尸首都已葬入冰雪深渊之中，他的亲族故旧，要么被一刀杀了，要么被严加看管，却为什么要千里迢迢送她到京城去呢？”

第二章　破城（3）

他偷眼望了望帐外，低声说道：“陛下的心思，真是越来越难捉摸了……”

云时清俊的眉宇间，浮上了一层微妙的阴霾。他垂下眼，沉吟片刻，才缓缓道：“陛下英明天纵，这样的话，你今后少说。”

“罢了，我还不想被割掉舌头呢！”乐景苦笑着，行至主公面前，竟是前所未有的诚挚，“云帅……”

他郑重称呼道，不顾云时的诧异，以低不可闻的声音道：“陛下心思险刻莫测，你立此大功，不得不慎重小心啊！”

帐中气氛正是一片凝重，却听营外有快骑声传来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心中正在惊疑，就见亲兵入帐来报：“给云帅贺喜了——陛下听闻您攻下姑墨城，已派下钦使，晋封您为靖王千岁！”

大军回程之日，姑墨城下起了第一场雪。

远远地回望，古朴的城墙被积雪遮盖，天地间仿佛只剩一抹单调的白。

阴冷的空气中充满着不祥，好似老天也在为这千年古都的沦陷而伤感落泪。一行长得看不到首尾的队伍，在雪中行进着。

这场提前而来的大雪，下得又急又密，好几日都没断过，白日里积雪没径也就罢了，待夜里上了冻，便更加难行了。

宝锦一头青丝披散直落，拖在莹亮的雪地上，片片雪絮积在发梢，好似满头妆以琼玉。

此刻她实在没什么闲情逸致顾及妆容——她单手努力推着车辕，沾了一身雪泥，却仍在竭力向前。

“公主，您且歇歇吧！”季馨咬牙一同扶辕，眼中好似含了水珠，却强忍着不让周围的军士看笑话。

然而无论敌我，实在也没什么人在干看，无数的车辕陷入雪中，有些还上了冻，茫茫雪地里众人都在竭力自救。

此时，车辕终于从雪中拔出，众人齐声欢呼之下，不免手上一松，只听砰的一声，车辕在冰上一别，竟直直地朝着前坡滑下。

那拉车的老牛受了惊吓，一路疾奔着，更朝斜坡而下。

季馨惊叫一声，却没有来得及放开手，她的身躯被庞大的车驾牵带着，在坡上翻滚碰撞，叫声格外凄惨。

“季馨——”宝锦高喊道。

她疾步追上，却也无济于事，眼看连人带车就要翻到谷底，瞥了一眼四周，手中迅如闪电，扣了两枚银针……

下一瞬，只听得那老牛痛吼一声，便瘫倒在地。

车子仍在下坠，势头却缓了许多，一道长鞭凌空飞来，鞭梢如有灵性般将人缠紧。牛车摔下谷去，轰然作响，季馨的身子整个腾空而起，衣裾四散飞舞，在众人的欢呼声中，她被卷了上来。

“云帅！”

众军士细看之下，才发现以鞭救人的，竟是一军的统帅——云时，顿时雪地里欢声雷动。

云时却是波澜不惊，回望了一眼谷底，心中却升起了一道狐疑。

他离得虽远，却也看到那老牛是突兀倒毙，那么，是谁在暗中出手?

是谁在暗中出手?

宝锦也在想着这个问题，她看着手中完好的银针，又不可思议地望了望谷底，心中惊疑不定。

季馨回到坡顶，已吓得惨无人色。她全身都在轻颤，见了宝锦，只是掩袖低泣，却是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
宝锦也被吓出一身冷汗来，将手中银针纳入袖中，若无其事地轻拍她的肩，低声安慰着。

一道阴影遮住头顶的雪光，宝锦抬头，只见云时不着甲胄，苍青色衣袂随风翻飞，映得那清俊的眉目越发耀眼。

他静静地凝望着她，不发一言。

宝锦看到他，便感觉自己的左肩又开始隐隐作痛。她微一蹙眉，云时便觉出了异样，伸出手来，不由分说地扣住她的手腕。

宝锦待要挣扎，却觉那手掌钢铁一般钳制着，竟不能撼动分毫。

云时将她的罗袖轻轻卷起，一直捋到齐肩，在眼前仔细地端详着。

欺霜赛雪的肌肤，在雪光的映照下更显得晶莹剔透，那肩头的红肿青淤消散了大半，筋骨也没什么异样。

“恢复得还好……”

云时感觉无恙，这才松了手。

宝锦微微冷笑着，将雪臂纳入重重丝绸之中，才淡淡问道：“今日又想要我的哪条胳膊？”

云时看着这沾染了怒意的重瞳，因这份变幻莫测的魅黑而微微失神，也不动怒，只轻叹了一声，转身飘然离去。

雪地中，他的身影英武挺拔，却不知怎的，染上了几分落寞与寂寥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

北风呼啸中，遥遥传来一句低语，宝锦抚着左肩，眼神深邃。

军需官受了云时的吩咐，连忙为她们重新配了车驾。

第二日风雪停缓，再上路时，车中已有了温暖的炭盆。

“云将军初瞧着凶神恶煞，心地却也还好……”季馨想起昨天那一幕，虽然心有余悸，却也对云时存下?感激。她话一出口，才想起此人不但是破城灭国的罪魁，更是令“公主”左臂折断的祸首。她嗫嚅道：“帝姬……”

“你用这等称呼，是想让我们俩都人头落地吗？！”

宝锦瞥了她一眼，重瞳中竟是前所未有的犀利锋芒，“我知道你与玉染公主主仆情深，但是从现在起，你要牢记：我，就是玉染公主！”

宝锦微笑着，平日的清雅出尘，在这一瞬间竟化为慑人威仪，“要知道，我们即将进入京城了……”

“京城帝都……”她咀嚼着这四个字，仿佛它们有千钧力道，又好似，魂牵梦萦，黯然消沉。

“我回来了……”宝锦声音低沉，带着无尽怅然。

第二章　破城（4）

入京那日，正是风和日丽，秋高气爽，朱雀大街的青砖条石，在日光的照耀下，显得格外细腻光滑。

凯旋的队伍，在城外四十里的仪亭中，便有皇帝遣来的礼部官员奉旨郊迎。

新朝刚立，文官仍是极为稀缺，礼部的官员竟都是由新科进士擢升不久。云时见了这些新面孔，虽然诧异，却也深感皇帝此举的隆重。

不见首尾的队伍迤逦而入，朱雀大街上净水泼地，两旁都围得水泄不通。

维持秩序的军士们用长鞭狠命地抽着，却仍阻止不了百姓的喧嚣鼓噪。

“听说终于取下了姑墨城……”有年轻人兴奋道。

“新朝蒸蒸日上，看样子，不久便可海内平靖，天下一统了，那些割据势力，不过萤火之于皓月而已！”蒙受新朝恩惠的士人学子，在人群中踌躇满志道。

却也有年长者冷笑道：“胜负之理未定，说这话太早了！”

且不说百姓的议论纷纷，云时带了几十骑来到神武门前，自动下马而入，一行人穿过重重禁苑，终于来到大内帝阙之下。

紫宸殿的最深最高处，珠玉帐帷重重掩映着帝座，皇帝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世间万物，而阶下之人却无法窥见他的容颜。

帝座太深了，连日光也不能直射而入。帝座上的人，在这般光景下，要么孤寂至死，要么自诩为神祇，最终走向狂悖的末路……

云时猛一激灵，将自己这危险大逆的念头泯灭无形，表面看来，仍是一副俯首称臣的虔肃。

天朝旧制，皇帝本该在太和殿中朝见群臣，直到景渊帝突发奇想，才建了这座高阶入云的紫宸殿，从此朝会尽出于此，皇帝的容颜

也不再被群臣窥见。接着，便是天下大乱，再接着，便是这位陛下攻入京中，开创了新朝。

短短不过一年有余，他竟也迁入了这座紫宸殿，难道不知前车之鉴吗……

“贤弟攻下了姑墨城，真是辛苦了……”殿上忽然发了话，本是得天独厚的清冽明亮的嗓音，却好似常年未校的琴弦，带出淡淡的涩意和疲倦来。

那是皇帝的声音。

云时将头垂得更低，任谁也看不见他的神色，“臣惶恐，只是托陛下洪福，将士们齐心用命，才得以——”

“难道跟我也要说套话吗？”

低沉的笑声从高阙之上传来，打断了他的陈述，宛如冰刃划过众人心头。

“姑墨城虽小，却也让朕的几员大将铩羽而归，阿时，你确实不愧为天下第一名将的称号！”

云时听着这极大的褒奖，却几乎连寒毛都要竖起，一时惶恐，急声道：“万岁……”

“为将者，有勇不如有智，有智不如有学……云时，你不用过谦，事实如此，这是人所共见的！”仿佛削金断玉一般掷地有声，皇帝下了定论，旁人包括云时在内，自不便再置喙。

云时在心中暗叹，这一番考语传出，不知又要引得多少人嫉恨，面上却越发恭谨道：“即使如此，也是承皇上旧日教诲……臣一直铭记在心，不敢有忘！”

珠玉之中，隐隐有叹息声响起，却并不真切，皇帝轻笑一声，又问道：“姑墨王死了吗？”

“是，他见王师已至，便仰药而死，尸体已落入冰雪深渊之中。”

“他的家眷呢？”

“只有一个女儿，唤作玉染。”

云时说话间，目光微微颤动，眼前仿佛出现了那少女清冽迷离的重瞳。

“姑墨王虽死，却罪有余辜，他的女儿，便以罪人妻女没入教司坊中去吧……”

什么？！

云时听了这一句，宛如晴天霹雳一般，全身都为之一颤。

教司坊？！

他的手指不自觉地攥紧，几乎要将掌心掐出血来。

第三章　旧臣（1）

所谓人各有志，我厌倦了这些腥风血雨，想要安然度过这下半生——这么简单的要求，也并不为过吧！

教司坊隶属内务府，却是专涉声色之事，其中有歌姬、舞姬、伎乐各色人等，皆是罪人妻女罚没而来。

那双墨染冰封的重瞳……

那大雪飘飞中，单手扶辕的少女……

如此金枝玉叶，竟要沦落至此吗?

云时的手掌几乎攥出血来，面容却被额前的高冠遮挡，任谁也没有看出他眼中的愤怒。

前些年，景渊帝暴虐妄为，惹得民怨鼎沸，今上执干戈而救民于水火，这才云者景从。他攻入京城不过一年有余，心思竟也变得如此刻毒了吗?

高阙之上，皇帝的声音传下，缥缈无比，然而重如万钧，“阿时，你立下如此大功，可要什么赏赐？”

“臣惶恐，为陛下尽职，不过分内之事。”

低笑声响起，依稀有着并肩战斗时的清越豪迈。

“虽然还想赏你些什么，但既然你固辞，就先领下靖王的名号，再加双俸吧……”

云时不敢再辞，逊谢而退，从头到尾，那高阙上的帝王，他昔日敬爱的义兄与伙伴，始终没有露面。

教司坊分为南曲与北曲，南曲培养的是伎乐和音声人，北曲培养的则是名妓、舞姬这一类的妖姬尤物，她们不仅要色艺俱全，还要为达官贵人陪夜侍寝。

宝锦被两名健妇押解着，从官衙侧门而入，身后怯怯跟随着的，只有季馨一人。

高飞的青檐重重，雨滴声声，缦回的廊腰之间，时而有如云的美人穿梭而过。

她们或是贞静娴雅，或是冷艳翩然，又或是气度雍容，却都是默然无语，远远看去，恍如华美绝伦的人偶撑伞飘过。

穿过繁华凋残的庭院，她进了一座大院。

“这就是姑墨国的公主？”

斜倚榻上的管事微微抬头，瞥了那静穆的素衣女子一眼，淡淡道：“也不见得有多国色天香。”

“您明鉴，这是万岁让送来的，若是有个什么不妥，您多担待就是了。”一旁的小黄门胁肩谄笑道，心中却在暗骂：摆什么派头，若不是你刚给万岁荐了美人，得了圣宠，小爷还用捧你的臭脚？

“会舞否？会歌否？”

管事斜睨着宝锦，用轻佻的目光打量着，好似要待价而沽。

……

宝锦垂首不语，一旁的小黄门一心想着快些交差，于是笑道：“金枝玉叶们哪里懂这个？”

“这就难办了，你让我把她放到哪儿呢？教司坊虽大，可不养闲人。”

小黄门见他越发拿腔拿调，心中暗恨，却只得低声献计道：“万岁把她送到这里来，存的就是个折辱的心思，您把她放到北曲那边，不就得了。”

宝锦暗运内力，将他们的谈话听了个真切，浓密的眼睫垂下，遮住了眼中的凛然杀意。

“那就这样吧！”

管事又瞥了一眼阶下的女子，阴阳怪气地笑道：“北曲中的女子，论起才貌来，胜她者多矣，会有什么人点她陪侍吗？”

宝锦被人粗暴地推入一处房舍之中。她立定身，打量着四周。

这里是前后两进，前面有桌椅等物，还有一个侍女的卧间，后间有铜镜妆台，上有胭脂香露等物，中央一张木床，显然是女子闺房。

“一路行来，这一列房舍是最简陋的……”

她微微一笑，仿佛对眼前的窘境毫无豫色，看了一眼季馨，笑道：“看这灰尘，不知积了多久，我们自己动手吧！”

到黄昏时分，两人才将屋子整理停当，有黑衣老妇送来食盒，打开一看，竟是青葱素面。

季馨用箸挑弄着面条，虽然饥肠辘辘，却实在没有食欲——她虽然只是侍女，却也算是锦衣玉食，哪曾吃过这等寒碜的粗面?

“你不吃的话，下顿仍要挨饿。”

宝锦轻挑着素面，一口一口地吃下，神情怡然自若，仿佛吃的是平日里的皇家御膳。

“殿下……”季馨念及宝锦的身份是何等尊贵，如今却要受此折辱，声音中都带了哽咽。她拿起筷子，一丝一缕的，强咽入腹中。

季馨一眨眼，珠泪扑簌簌地滴入碗中，在清汤中漾起点点涟漪。宝锦深深地看了她一眼，道：“今后，我们的处境，可能比这要难千万倍，你能忍耐住吗？”

季馨放下碗，以袖拭泪，含笑点头，“殿下能行，我自然舍命奉陪！”

“舍命？难道这面能吃死人？”

两人对视一眼，都是开怀而笑。

第三章　旧臣（2）

笑完之后，宝锦看了看窗外的天色，低声道：“我们的处境，其实是艰难无比，那些小人顺应皇帝的意思，要好好羞辱我呢！你知道吗，他们把我算入北曲之中了！”

宝锦冷笑着，眼中一片冰寒。

季馨一愣，随即面色惨白，轻颤道：“殿下，怎么办？”

“当然是……设法调入南曲了！”

宝锦伸出左手，细细端详着其上的伤痕，悠然笑道：“那位新封的靖王——云时，可以利用一二。”

她不再多说，让季馨早早就寝，自己却燃了孤灯，仿佛在等候什么。

二更时，有人在窗上轻叩了两声。

“殿下，我来了。”

沈浩从外面推开窗，攀缘而下，利落地跳入室中。

“让您受惊了……”

他打量着室内的环境，又是愧疚，又是愤怒。

“都联络上了吗？”

宝锦坐于灯下，雪白面容上露出凛然决断之色。

“主上的旧部虽然溃散，却也能一一寻回，只是……”

沈浩面带难色，有些踌躇道：“有几个人颇不安分，恐怕不会听您的号令。”

“是认为我不配调遣他们吗？”

宝锦心中已是大怒，面上却仍是淡然。她放下手中茶盏，轻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更要会上一会了！”

月光透过窗纸映入，显得她越发眉目清幽，竟是像煞了死去的乃姐。

沈浩心中一沉，想起殉难京中的主上，面上就现出凄然惨淡来。

翠色楼上，轻易不启的雅间明灯辉煌，如同白昼，使女从人穿梭而过，放下二十四味菜品，随即悄然而退。

“此楼的主人，与主上先代颇有渊源，在这里说话，再安稳不过了！”沈浩淡淡地道。

他望了一眼对面席上之人，不禁皱眉道：“眼下新朝刚立，你若是希冀这荣华富贵，只管撒手便是，只是你手中之势，却是来自主上，非你一人之物。”

“沈大人，你不必再劝，所谓人各有志，我厌倦了这些腥风血雨，想要安然度过这下半生——这么简单的要求，也并不为过吧！”

那人三十有余，却是眉目俊逸，气度高华，只是淡淡倚坐着，声音虽然平淡，仔细听来，却蕴含着讥讽。

这便是屹立于新旧两朝，却泰然不倒的户部尚书宋麟。

“主上交给你这般势力，却不是让你安然度日的。”沈浩沉声道。

宋麟冷笑道：“这话平白让人发笑！我所效忠的是主上，而不是什么皇族——宝锦帝姬我也见过几次，不过是一介闺中弱女，你们硬是把她捧起，去做这复国造反之事，也不怕主上在九泉之下都不得安生吗？”

沈浩闻言大怒，但他素来严峻，压住了心火，沉声道：“宝锦殿下年纪虽小，却也非池中之物，假以时日，必能将伪帝推翻，重立正统。”

“然后呢？再让她如主上一般，孤寂至死？”宋麟冷讽道，拂袖而起，再不理会身后炯炯的目光，迈步推门而去。

“站住！一年前我们前去接应，宝锦殿下于东海斩杀了一条蛟龙！”沈浩再顾不得隐秘，低喝而出。

宋麟的脚步在门前停住，沈浩见他犹豫，又道：“本朝太祖曾有怒斩白蛇之事，这本是天兆……”

宋麟微微咬唇，转身而出，却只留下一句，“任你说得天花乱坠，我也不会参与……京城，已是流血太多了……”

声音轻微，却带着言不由衷的悲愤与苍凉，此时楼下正是莺歌畅欢，觥筹交错，一派喜乐安详。

宋麟回到府中，也不唤家人姬妾，只一人枯坐于书房，过了子时，才郁郁一叹，回到卧房。

也不知睡了多久，只听窗棂微动，冷风脉脉而入，他睡眠极浅，微一睁眼，却见床前灯烛明灭，有一道纤细人影浸润其中。

光影摇曳间，只见一双重瞳幽幽，顾盼清扬间，竟是别样的魅惑神采。

那并非是狐媚，而是一种深不见底的重黑，仿佛可以摄人心魄。

他失神片刻，勉强运功，才从怔忡之态中复苏，一时惊诧不已，“宝锦殿下？”

因着长姐的耀眼光芒，宝锦并不为人熟悉，朝中旧臣，见过她的，可算是寥寥无几，可宋麟却曾侥幸在御花园中邂逅。

在春日繁花中，年仅十四岁的帝姬正在与侍女嬉戏。她有着圆润秀丽的面庞，肌肤雪白，一眼望去，赏心悦目。

朱红的灯焰将眼前的少女映得灼然生辉，她苍白纤瘦，雪色面庞近乎透明，却越发显得重瞳幽黑。

她静静地伫立着，在漫漫长夜中，仿若一道幽魂。

“宋卿今日所说……是违心，还是真言？”低低的声音，虽然近在咫尺，却仿佛从九天之上传来，带着无上凛然的威仪。

“违心如何，真言又如何？”

宋麟不服输地抬眼迎上，暗中却是一阵心悸，那微微一瞥，好似重鼓擂在心间，一颗心难受得漏跳了一拍。

“若是违心，我并不介意你再犹豫一二，毕竟这是破家灭门的大事……若是真言——”

剑光在灯下一闪，随即归于沉寂。

雪亮的剑刃横于宋麟的脖子上，寒气沁入咽喉。

“若是真言，那么，便绝无回寰了。”带着明悟的决绝，少女的声音虽然低沉，却带着极大的压迫力。

宋麟不躲不闪，仍是镇定自若，“真言还是违心，就要看殿下的气量和才干了。”

“原来如此……”

雪光一闪，宋麟只觉咽喉处一凉，再睁眼时，却是毫无钳制。

“既然如此，卿便好生瞧着——”

宝锦微微一笑，指了指他府邸的正前方，宋麟微一沉吟，不禁身上一颤，“徐绩？他可是新朝重臣……”

“那又怎样？十日内，必要他人头落地。”

宝锦微瞥了他一眼，“到那时，卿又当如何？”

“若殿下真能做到，臣必重回驾前，为您驱策。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最后一字一出口，她便如九渊羽鹤，由窗中翩然而去。

宋麟望着她离去的方向，仍有些惊疑不定。

第三章　旧臣（3）

“不过四年，竟生出如此大的变化来，这位宝锦殿下，究竟是……”

宝锦停在巷角，只觉胸中气血翻腾，眼前一阵晕眩，就如那天在海中斩杀蛟龙。

她知道是内力透支过甚，只得扶墙而立，运转一周，这才感觉略微好些，但浑身已被冷汗浸透。

“果然还是太弱……”她微微苦笑道。

为了压服宋麟，她迫不得已用上所有内力，虽然只能短暂维持，却也让他觉得高深莫测。

“要是姐姐在这儿，只须一个眼风，便有千万人景仰相随了吧……”她低喃道。

夜风吹来阵阵凉意，她此时内力用尽，身体不禁有些瑟缩。

“这样狼狈的样子，要是被姐姐看到，笑也要笑死了！”她惨笑着。

想起四年前，她辞京离阙时候的情景，那时，她才十五岁……

那时，她即将嫁于高丽王李莘，最后于殿上拜别时，姐妹之间却几乎闹得失和。

“世上佳婿千万，你却独独挑上了高丽王！”

姐姐锦渊玄衣帢裳，乃是最隆盛的朝服，衮服上绣着十二章纹，上衣绣有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龙、华虫六章　，下裳为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、黻，十二道玉珠为旒，越发映得她面庞姣美高华。

她高居帝阙之上，谈及妹妹未来的夫婿，竟是一派慵懒轻蔑。

“难道让我学你，以男子装束乔装一辈子？”宝锦被她讥讽了这些时日，终于忍耐不住，反唇相讥道。

她望着锦渊这一身帝王装束，继续道：“姐姐，也许你为君日久，居高临下惯了，是以觉得高丽不过弹丸之地，我的眼光更是狭隘庸俗……”

“但今日便是我辞阙出阁之日，你难道不能给我起码的祝福吗？”宝锦一身礼服，痛心地低喊。

“高丽本就是个弹丸之地，李氏小儿貌谦恭而实虚伪，天朝强盛，他们俯首帖耳，若是我们有所衰弱，第一个不安分的，就是他们！”锦渊冷笑着说道。

她由高处瞥了一眼妹妹，道：“你认定是他，我也没什么办法，只是有一桩要声明在先，你若是受了什么委屈，可不要奔回中土，到我跟前哭诉。”

她的声音里仍旧带着讥讽，好似料定了妹妹的姻缘不过是笑话一桩。

“你放心！我一旦远嫁，就绝不回头，这中原万里，京师皇城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涉足！”宝锦当时毕竟年轻，受这一激，竟将话说绝了。

于是锦渊宛然微笑道：“好，如你所愿！”

锦渊敛容正色道：“尔往高丽，当勉之敬之，夙夜恪勤。”

宝锦帝姬垂首再拜，面容却是异样的冷肃。礼毕，她起身退到殿门口，外间的命妇正要搀扶，却听高阙之上，锦渊低低唤道：“宝宝……”

她唤着妹妹的乳名，声音低沉，仿佛呢喃一般，“你走……走得远远的……再也不要回到京城来……”

……

那低喃仿佛仍在耳边回响，宝锦不禁打了个冷战，抬眼望天，却见一轮明月被云遮掩，小巷中一片黑暗。

她想起那最后的一句叮咛，不禁蹙眉。

经过了这许多世事，她再也不是那懵懂无知的少女，如今想来，那一句，或许不是诅咒，而是——

“难道，她已经预料到什么可怕的事，所以才故意激我？”

夜风吹拂着她的秀发，那惊疑不定的低喃也消逝其中，了无痕迹。

宝锦一路疾奔，回到教司坊时，天已拂晓，望了一眼窗前悬挂的红丝带，心下不禁一沉——这是供人挑选，接客侍夜的标志！

终于来了！

她唇边露出一丝冷笑，将季馨轻轻推醒。

“有一件事交给你去做！”

她凝望着季馨，黑眸中深不见底。

“你现在就去北边侧墙，有人在那里接应你，时间紧迫，我的计划是……”

季馨匆匆离去后，宝锦将榻上被褥打乱，又换过一身衣裙，将发髻打散了，一头青丝直直地垂落身畔。

她坐于妆台前，对镜缓缓地梳着，仔细想了一会儿，又在唇上点了嫣红，苍白面庞上平添了一道魅惑。

她暗自算着时间，不多久，便听门扉砰的一声被撞开，一个轻佻的声音大笑道：“听说到了新货色……这便是姑墨国的公主了吗？”

终于来了……

锦衣青年长相不差，眼下的青黑肿胀，却显示了酒色过度的颓靡。他径直走了进来，双眼上下打量了宝锦几眼，撇嘴道：“姿色不过尔尔……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宝锦受惊似的瑟缩在墙角，那清秀容颜分外妖魅，那一道嫣红唇色，几乎让人色授魂予。那人越发神魂颠倒了。

他饥渴地舔了舔唇，上前一把将少女从角落拽出，抚摩着她腕间的白嫩肌肤，得意地笑道：“你不过是亡国的俘虏，落在这教司坊里，天生就是卖身的，装什么清高！”

宝锦奋力挣扎着，却无奈势单力薄，被那人纳入怀中。

“原本跟人打赌，才来看个究竟，没想到真找到块宝！”那人因手间肌肤的细腻而啧啧称赞。

他把手伸到宝锦胸前，就要扯下。

“住手！”

一声低喝在门前响起，那人回头看时，宝锦奋力厮打着，从他手中挣脱，仿佛受了惊的小兽，朝着门外便跑。

铁一般的臂膀将她拢住，温暖的大掌轻轻拍着她的背，那熟悉的声音，仍如初见时那般清朗醇厚，“别怕，是我！”

她抬头看去，不禁珠泪盈盈。

“云时！！”她轻轻颤抖着，害怕而依恋地喊出了他的名字。

云时感受着怀中人的瑟缩和恐惧，仔细地替她拢了拢凌乱的衣衫，“别怕……我来了，什么也不用怕！”

他转过身，冷冷地扫了一眼那纨绔子弟，“你是王尚书的儿子吧！”

“你是……靖王殿下！！”

第三章　旧臣（4）

那人正待发怒，却终于认出了他的身份，勉强笑道：“听说教司坊北曲来了新的清倌人，我来尝个鲜……不知这是您的人，得罪得罪。”

云时听着这刺耳的清倌人三字，不禁大怒。

“滚！”他低喝道。

看着那纨绔公子狼狈而去，正想安慰怀中佳人，只觉得臂上一凉，却是一滴清泪滑落。

“你的侍女跑到我府上哭求，我这才知道，于是急着赶过来……”他声音低沉，感觉怀中的颤抖加剧，不由得心中大痛。

“你不该来的……”

宝锦哽咽着，垂下了头，“你能救我一次，救不了这命……”

云时手中一紧，仿佛下定了决心，毅然抬头。

“靖王殿下，不是小人不开窍，这位……玉染姑娘，乃是罚没的罪人家眷，不是用银子可以赎身的。”

管事被那冷眼一瞪，顿时冒出了一头冷汗。

云时眼中一黯，想起皇帝的残酷，越发不肯放手，于是道：“那么把她放到南曲去！”

“殿下啊，您这不是为难我吗？南曲都是名噪京城的才艺大家，她会什么啊？”管事仍然叫苦，却不如方才那般坚决。

“我会抚琴……”宝锦低声道。

“那也是雅乐……宴饮之时用不着的！！”管事急得要跺脚。

“五日后，是我姐夫的生辰大宴……”云时眸光微闪，沉静地说道。

“首辅大人的寿宴！”

管事顿时一惊，想起了自己的职责，“丝竹女伎都准备好了……”

“我们厌烦了那些庸俗的丝竹，就想听雅乐！”云时微微一笑，悠然说道。

管事对上他含了威压的眼，再无一言，只是称喏，“那就让玉染姑娘去吧！”

宝锦垂下头，唇边露出一道浅笑，清冷，然而诡谲。

风暴……马上就要来了！

暮色刚至，首辅徐绩的府邸上已是灯火辉煌，一派喜气。

正室云氏静静谛听着院外的歌乐沸响，丝毫不为所动，指间的佛珠却是越转越快。

“娘……女儿命薄，再不能长侍您膝前了，明日我便去白云庵修行，再不入家门一步！”

她身前的碧衣少女年不过二八，眉间漾着深愁，说话间，已是泪落如雨。

“婴华，你是要逼死为娘吗？”云氏低低说道，声音几近凄绝。

云时在旁坐着，也不禁为之动容，他开口劝解道：“何至如此？姐夫虽然热衷仕途，却也不会全然无情，宴饮过后，我再找他细谈！”

“阿时，你还不够了解他的为人……”

云氏夫人苦笑着，双眼徐徐睁开，竟是前所未有的冷冽。

“你姐夫在景渊帝手下并不得意，几个阁臣里，就数他无足轻重。如今却凭着迎从今上的大功，乍然成为宰辅——他心里何尝不知，今上是用他来暂时过渡，以安人心，所以，他要上蹿下跳着，为自己构织人脉靠山。”

“所以就要拿亲生女儿的姻缘来作践吗？那个王尚书的儿子臭名昭著，我死也不嫁！”徐婴华低泣着，言语之间，对父亲满是怨愤。

咔嚓一声，云夫人手中的佛珠仿佛也受不住这令人窒息的气氛，竟碎裂为两半。

“我不会让他为所欲为的！”云夫人森然道，美眸中闪过一道厉芒。

“大姐，你要做什么？”云时不禁一惊。

“他这几年偏宠侧室，又因她生了个儿子，越发肆无忌惮，视我们母女如草芥……”她微微冷笑着，声音越发怨毒，“且等着……”

云时看这架势，知道姐姐不会坐以待毙，于是轻叹一声，也不再劝。

“无论如何，场面上还是先应对过去吧——前院正是宴酣之时，你要让那女人继续鸠占鹊巢，与姐夫并肩齐坐吗？”

这一句果然奏效，云氏咬牙不语。半晌，她起身更衣，又吩咐身边的心腹丫环道：“替我去取那左侧第三格的药瓶。”声音虽然漫不经心，却带出隐约的阴冷。

云时陪伴长姐来到前院，却见高堂之上，两排鹤顶寿花的金丝蜜烛，燃得堂上明如白昼，乐工早已或坐或跪，阵势齐整浩大，吹奏出满室丝竹悠扬。

此时华灯高照，满堂皆是簪璎显贵。奇香氤氲间，黑檀木的席面上流水般地上着珍馐佳肴，宾客们观赏着殿中歌舞，或是谈笑，或是低语，或是半醉地倚于案间。

那王尚书家的公子酒意上涌，正在高谈阔论。他眼神甚好，跟几个纨绔权贵一阵耳语后，竟似在指点着乐伎行列。

不好！

云时眼色一冷，只听有人高声笑道：“教司坊调弄的好丝竹，却不知那屏风之后藏有何方佳人？”

一看却是当今皇后的亲弟弟，云阳侯方世！

这是个走马章　台、倚翠偎红的纨绔领袖。他这一出声，许多权贵子弟趁着酒意，连声应?。

“来啊，撤了屏风！”

云阳侯一声令下，众人眼前为之一空，只见轻纱尽处，有一白衫女子垂首抚琴，意态沉静。千百道目光朝她射来，长发遮掩了她的面容，越发显得神秘。

“原来是姑墨国的公主！”

云阳侯听着王公子一阵耳语，不由得兴趣更浓，于是命她抬头。

那如墨如雪的重瞳，让众人顿时倒抽一口冷气，几乎有自惭形秽之感。

第三章　旧臣（4）

云阳侯最快恢复过来，大笑道：“可惜啊，帝王家的重瞳，竟生在一个教司坊的奴婢身上，这下仙子成了贱籍，可真是有趣得紧！”

在众人的哄笑声中，他兴致更高，“抚什么琴，太没意思，来啊，换一把琵琶！”

琴筝乃是雅乐，即便是国君亲奏，也不算失礼，可琵琶却是倡优之物，身份高贵者从不为之。众人口中不语，心中却都雪亮，这是存心折辱这位亡国公主！

云时双眉一拧，正待发作，却听那边遥遥应道：“如此也罢……”

宝锦低低叹了这一句，也不推辞，接过使女递来的琵琶，端坐着试了音，侧身跟鼓师低语几句，终于开始。

她轻击琴首，轻捻慢拨琴弦，鼓声轻细相和，初时和煦，宛如春日笑语，渐渐地，长轮琴弦越急，似乎边关的金鼓骑师奔涌，隐隐地引人忧虑。

此时琵琶转调越发凄厉，百万铁骑扑面而来，盛世良辰一宵而灭，国破家亡，妻离子散，偌大世间，万千繁华都在这一瞬销尽，声调之悲，闻者几欲肝肠寸断。

金戈铁蹄的践踏之中，苍凉悲郁，逐渐低沉，人都以为将尽，却见她素手泼雨般急拨，三声连煞，竟是孤注一掷的决断振奋，仿若一位盖世英雄重转乾坤，轰然声动天地。

此时众人已听得目瞪口呆，满座为之失色，有人心神不稳，将酒盏掉落于地，清脆一声，却也被这穿云肆虐的琵琶声压过。

琴弦突然崩断，这雷霆之声瞬间戛然而止，满座仍是神情恍惚，好半晌才回过神来，喝彩声大作。

如雷的喝彩声压过全场，后堂中却有人轻轻鼓掌，赞道：“大善！”

主人徐绩坐于正中，正听了个真切，顿时全身一颤，连玉箸落地都浑然不觉，眼中浮上了敬畏谨惧之色。

“他”竟然来了？

他几欲回头叩拜，却强自抑制住了。

“今日闻此慷慨之音，实在是大幸……”他赞叹道。

仿佛有些心神不宁的，他又看了一眼宝锦，温言问道：“你师从哪位？”

“不过是家父的言传身教……”宝锦低声道，“若非亲历，哪得如此之音？”

徐绩眉头一皱，想起了她的身世，于是强笑道：“真是神乎其技……”

他命人拿了赏赐，又唤过别的舞姬，《绿腰》之后，又舞《霓裳》，堂上气氛又重新热闹起来。

如此欢宴，到了中夜，众人的酒意也有了十分，场中略见稀疏。徐绩瞥了眼两旁，只见正室云氏目光阴郁，不发一言，侧室沈氏却是娇媚地轻笑着，正转头与潞国公夫人低语着什么。

他低咳了一声，再不愿去管这些明争暗斗，满心里想的，却是方才那轻轻的掌声——难道“他”也对这亡国公主有兴趣吗？

也许，这是一个平步青云的好机会……

然而观此女言行，又并非温柔驯服之辈……

他又想起皇后的赫赫威仪，顿时心乱如麻，好半晌，才暗自道：不管如何，总是有备无患。

他起身朝内院书房走去，一边吩咐管家道：“请那位玉染姑娘过来一趟。”

“说起来，姑娘也是王家贵胄……沦落到教司坊那种地方，实在是委屈你了！”

徐绩长叹一声，看了一眼下首的白衣女子，见她垂首不语，又试探地问道：“姑娘难道不想从那火坑中脱离吗？”

“命该如此，有什么办法呢！”宝锦低声答道，垂下的青丝遮掩住她眼中的冷笑——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闯！

她用眼角余光瞥了一眼窗纸上摇曳的树影，心中一阵快意。

却听徐绩又道：“今上仁慈，姑墨王心怀前朝，不肯降服，才有破城灭国之难，你可要思量清楚。”

他望着垂首安然的宝锦，斟酌着词句道：“假若宫中贵人愿怜悯于你，姑娘意下如何？”

原来是来拉皮条的！

宝锦蓦然抬头，打断了他未尽的游说，目光清冷，冷笑道：“姑墨国的事，不劳大人操心，倒是大人你手上染着主君和同僚的鲜血，暗夜梦回，难道不会亏心于鬼神吗？”

“你大胆！”徐绩不禁大怒，却正对上宝锦冷笑轻睨的重瞳，不由浑身一震，“你……你到底是谁？”

宝锦款款起身，一步一步缓缓逼近，徐绩仿佛被那重瞳卷入无限的梦魇中，身子止不住地轻颤。

“锦渊姐姐惊才绝艳，谋算无漏，若不是你将京畿守军调离，她怎会落入不测之地？”宝锦咬着牙，一字一句，凄厉有如杜鹃啼血。

“我元氏三百多年的江山，竟被你这小人毁于一旦！”

她怒不可遏，长发在夜风中肆意飘散，仿佛幽冥中伸出的鬼魅之手，要将这叛臣拖下无底深渊。

徐绩凝望着她，颤抖有如筛糠，此时心中才闪现出一个淡忘的名字，“宝锦帝姬！”

他勉强辩解道：“景渊帝乔装男子，矫取帝位，本就是颠倒阴阳。她执政暴虐，惹起民怨鼎沸，我不过是顺应天理！”

“住口！你为了一己私欲，叛卖主君，也配谈什么天理！”

宝锦咬得唇几乎滴下血来，将徐绩逼入墙边死角，静静地看着他惊慌欲喊。

“没用的，是你将书房紧闭，隔绝外间，如此作茧自缚，也算是天意！”

她由琵琶上抽下琴弦，暗光闪现，矫健迅疾犹如游龙。

室内的灯烛在瞬间被强大的气流拂得明灭摇曳，灯芯中朱红微颤，几滴血珠飞溅，一丝丝融进浓浊的黑，终于不见影迹。

宝锦强忍住胸中的烦恶，莲步轻移，小心地避开这蜿蜒而出的血流，来到窗前。

绘有荷塘墨韵的窗纸被素手轻轻撼动，随之而来的，是树间疾射而来的锐器。

轰隆一声，窗棂都被砸了个粉碎，院中的沉寂瞬间被打破，人声喧哗着，朝着这边奔来。

宝锦以袖将琴弦拭净装上，又刻意让自己直视血泊。

不再压抑自己，她胸中的晕眩烦恶腾地一下涌了上来，眼前逐渐恍惚。

“我早就说过，我晕血……”她低声咕哝了一句，安心地倒在一片嫣红之中。

第四章　笛梦（1）

就是这个人……将元家三百多年的天下颠覆，让锦渊姐姐……死无葬身之地！

客人尚未散尽，堂上杯盘狼藉，还有人缠着歌姬上下其手，深夜的华靡随着熏香的浓炽而越发高涨。

却听一阵甲胄清响，惊破安逸，不知何时院中居然列了重重禁军，将此地重重包围，刀枪剑戟在暗夜里闪着幽光。

首辅徐绩，竟在自己的寿宴后被杀！

未散的宾客中，传递着这样一个消息，仿佛晴天霹雳一般，将这些浓醉的勋贵们惊出一身冷汗。

云时扶了长姐，来到内院之前，只见京兆尹匆匆迎上，面沉如水。

“徐大人无法施救，已经去了……”

云时只觉得姐姐的手紧了紧，将自己攥得生疼。他匆匆而入，却在院中看到这样一副场景——重瞳低垂，映出刀剑的寒光，纤弱的身影被羁押捆绑着，一旁的浓艳美妇又将她拼命摇晃着，几若风中之烛。只见那姑墨的玉染公主，被侧室沈氏劈脸一个耳光，雪白的肌肤上顿现五道红痕。

“小贱人，扫把星，用什么魅术把我家大人害死了！”沈氏状若疯癫，不断地撕扯着，在松明的照耀下，云时看见那一袭白衣已被血污沾染了大半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他上前问道。

沈氏见是他，冷笑一声，又开始边哭边数落，“你荐来的这妖女，竟将老爷杀死在书房！”

一旁的禁军队长再也看不下去，提醒道：“夫人，这位姑娘只是晕倒在现场，是不是凶手，还很难说呢！”

“不是她又是谁？还我老爷的命来！”沈氏越发地肆无忌惮，撒泼哭闹之外，口中还若有若无地指桑骂槐。

此时，院中下人聚集甚多，眼看着沈氏影射主母云氏，却没一个人敢上前劝解。

眼看着老爷没了，将来主掌家中的，就是沈氏生的少爷了，在这当口，谁也不敢拂逆她的意思。

云氏怒不可遏，拉了云时，不顾所有人的阻止，便进了书房。

云时仔细地查看了现场，特别是看了那粉碎的窗棂，沉吟道：“像是被什么人或是重物撞击穿透。”

他又看了尸体的伤势，是咽喉被利器割断，瞬间毙命。

他唤过仆役，在窗外林中细细搜寻，终于在竹林石坡上，找到了染有血污的细剑。

用手轻弹那细若柳条的刃身，他心中仍有疑云，却对着所有人道：“凶手是谁，还无法查明，却绝对与玉染姑娘无关。”

“靖王殿下何以如此肯定？”徐家的独子被母亲掐了一把，站起身来问道。

“首先，没有人会在行凶后在尸体旁逗留太久，这是常理。其次，这把剑离书房百步开外，只凭一人之力，是无法将它抛出的。”

云时剖析得干净利落，却又狐疑地低语：“只是凶手将窗棂穿出这么大个洞，会是怎样的身材呢？”

他们一定在想……这么大的洞，刺客该不是身长三丈吧？

宝锦托腮沉吟，微微绽出一道冷笑，重瞳闪烁间，很是遂心称意。

她打量着这一室空寂，徐绩倒地的两丈见方，虽然经过冲洗，却仍隐隐透出猩红，蜿蜒横流的暗污，显出一个模糊的人影。

“真是笑话……以为把我关在这里，我就会吓得发抖，什么都招了吗？”

她瞥了眼门上的铜环紫金锁，笑容中带着不屑的漠然。

寒风从破损的窗中吹入，彩绘窗纸支离破碎，如蝴蝶一般飞舞。

“所有人都以为，刺客得手后破窗而逃，将细剑遗落林中……可实际上，却是相反……”

她以琵琶琴弦夺去人命后，轻摇窗户，系在树与窗之间的丝线便被触发，带动机栝，将裹了碎砖的包袱弹出，正中窗户，窗棂尽碎之下，包裹也随之松散，碎砖落地，与损毁部分混合，任谁也看不出端倪来。

所谓的机栝，是以丝线和柔韧度很强的细剑组成，性若弹弓，一旦弹出，细剑也随之射向远方，可以说是天衣无缝。

唯一的缺口，就是那散落的包袱皮……

宝锦轻笑着，眼中闪过慧黠的得意。

以宽袍做包袱皮，不仅将唯一的弱点湮灭，也让所有人以为这是凶手遗留，更加猜测他的身量。

所有的一切，都是了无痕迹。

徐绩一死，一为灭口——他对先帝一家都极为熟悉，实在留他不得；二为立威。

“那些遗臣对姐姐很是崇敬，对我，却仍有疑虑……”宝锦轻叹一声，想起横死的长姐，心中又痛又涩。

蓦然，她抬起头，仿佛听见了什么——是笛音！

此时已近四更，正是晨曦出现前最混沌黑暗的时刻，一道微妙的笛音从窗外的林中传来，仿若虚幻。

是姐姐！

宝锦浑身都在颤抖，这笛声虽然轻微，其中音调的回环绵长，竟酷似长姐锦渊的技法！

她咬牙走到了窗边，心中狂乱昏然，一时情急，那勉强遮挡的窗架，竟被她一掌推得飞开了去。

她跃出幽禁的书房，朝着那林中不可知的黑暗行去。

露水浸透了脚上的绣鞋，湿湿的很不好受，宝锦却什么也顾不得了，径直朝着笛声的方向而去。

一轮明月隐没在云中，将林中清辉暂时收敛。

秋露凉寒，那人只着一件青裳宽袍，倚树而奏，因为背对，宝锦瞧不见他的面目。

星光隐隐，霜落浑然一片白色，重重花树乱影交杂，那青色衣袂于林间飘扬，竟显出淡淡的寂寥。

青色本是微贱之人所着，在此人穿来，竟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华清逸，仿若神仙中人。

是个男子！

宝锦的心一下沉到了最底处，剧烈喘息着，再也忍耐不住胸中的郁气，俯下身，已是泪眼蒙眬。

那笛音神秘清远，隐忍而迷离的微颤，仿佛玉碎宫倾，繁华尽处，只是黄粱一梦。

泪眼婆娑间，宝锦好似看到幼时，父皇将自己和姐姐一肩扛着一个，偷偷出宫，于灯会上猜谜赏月……

姐妹俩最后的争吵，好似预兆一般的蹊跷低语，那一时的赌气，竟成永诀……

她低泣一声，那人仿佛察觉到了什么，笛声戛然而止。

片刻之间，一道青绫衣摆出现在眼前。宝锦抬起头，将散乱的乌发拂开，直直望入那人眼中——仿佛清修者的淡泊高远，却又似睥睨天下的冷漠微悯。

宝锦的心，在这一瞬间都漏跳了一拍。

“你是谁？”那人曼声问道，却不带太多的疑问，声音清淡寥然。

宝锦直直地望着他，并不答话。

第四章　笛梦（2）

月光又露出来，照出她脸上的盈盈泪光，那人也不吃惊，只是道：“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……”

宝锦一呆，这才意识到他在安慰自己，不知怎的，泪珠落得更凶，更急。

高丽王毁婚，她没有哭。千里渡海而归，吃尽万般苦楚，她也没有哭。可是，在此明月下，在此人面前，却仿佛连魂魄都清透起来，她满腔悲郁，如岩浆一般喷薄而出。

轻软有如鲛纱的衣料拂过自己的脸，那人俯下身，以长袖替她拭泪。

宝锦泪眼蒙眬，只是凝望着他，好似要将他刻入心中。

此时，林外隐约有人声喧哗，那人皱了皱眉，仿佛有些不悦，却终于起身，仿佛要走。

他有些踌躇地回身望来，只见宝锦跌坐在地，一袭雪衣上，半幅紫黑的血污，半幅濡湿的泥土。

“给你。”

他从袖中取出一方帛帕，放在她手中，随即匆匆离去。

宝锦望着他隐没的身影，耳边竟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——这是怎么了？

宝锦再次被五花大绑押入书房的时候，已是晨曦初露，她在所有人眼中看到了怒火。

“你这妖女，害死我家老爷还不够，居然把我的心头肉……”

沈氏哭得嘶哑，已没了方才的嚣张，却更显得怨毒绝望。

什么？！

宝锦正摸不着头脑，却见一旁的禁军队长冷笑道：“玉染姑娘，我们一时不慎，竟让你从窗中逃离，居然连徐家少主也遭了你的毒手！”

什么？徐绩的独子也被杀了？

“我没有！”毫不迟疑地，她大声反驳道。

那种纨绔子弟，谁要取他性命啊！

真是笑话！

“多说无益，将她上了镣铐，送到刑部死牢去！”

沈氏愤怒得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，如狼似虎的禁军兵士上前，正要将宝锦拖出院中，却听门口一声轻喝：“住手。”

声音不大，却带着凛然世间的威仪，以及……熟悉感?

所有人抬眼一看，顿时悚然大惊，竟齐齐跪伏于地。

“万岁！”

周遭喧杂的人声渐渐止息，冠盖亭亭簇拥下，有人悠闲而入。

那人服色内外皆是玄黑，宽袖与前裾上以细密锦线织绣金龙，到得近前，才看清他的眉目，冷峻清扬。

正是清晨时分，他却带了淡淡的倦意，扫视了一下满室的人，正对上一双震颤惊骇的黑眸。

是他！

宝锦跌坐在地，指甲深深地掐入肉中，刺得鲜血淋漓，也浑然不觉。

竟是那林中吹笛的神秘男子！

她咬住唇，任由乱发蜿蜒垂落，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在这一刻冻结。

耳边的人声喧哗，她也听不见，满心满眼里，只有那“万岁”二字，仿佛狞笑的梦魇，铺天盖地地袭来。

就是这个人……将元家三百多年的天下颠覆，让锦渊姐姐……死无葬身之地！

微凉有力的手掌将她的下颌抬起，强硬，不容置疑。

“是你。”仍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意味，九五至尊的声音，醇清优美，少了往日的涩意和不耐，多了一股玩赏的兴味。

“居然是重瞳……”低笑声中，皇帝对上她的眼。

温热的血从袖中溢出，宝锦的手中一片湿腥气，明明只是一瞬间，却有亿万念头汹涌决堤而出。

宝锦的眼，异常清明，那幽幽重瞳，穿越这红尘俗世，如宝钻一般映入他的眼中。

“你的琵琶……弹得很好。”皇帝的声音，清晰地传入她耳中。

握住宝锦下颌的手，终于放开，下一瞬，她被那臂膀从地上挽起。

“宫中的御乐，尽是些蠢物，不料教司坊却有如此人才……朕却要收为己有了！”

他吩咐道：“将她调入太常寺的礼乐局，暂时安置在北五所。”

“万岁……”

禁军头领硬着头皮出列，低声道：“此女是杀人的凶嫌，徐大人父子的命案，还须着落在她身上。”

皇帝听了，微微冷笑，“此次寿宴，朕一直在这儿，没看到什么刺客，却枉送了徐绩一条性命，京师治安如此，可真是让人放心！”

话中的讥讽刻薄，让一旁的京兆尹汗如雨下，皇帝却不看他，继续道：“徐绩的死与她有什么相干？至于他的儿子……”他沉吟道，“是什么状况？”

“徐公子住在西院，为父亲的身亡夜不能寐。小厮守在门外，只听房中一声重响，他已经倒地毙命了……是毒杀。”

他偷瞄了一眼皇帝的脸色，道：“我们紧急搜索，却发现这位玉染姑娘已经脱逃，那时正是四更天。”

“四更天……”皇帝冷笑更甚，轻声道，“那时候，她跟朕都在竹林之中。”

那队长顿时一惊——竹林与西院相隔甚远，皇帝又是金口玉言，这样一来，这少女确实是清白无疑了。

再无人敢违逆皇帝的意思，他又深深地看了一眼垂首不语的宝锦，转身离去。

……

一路是怎么回到教司坊的，宝锦已全然不知，浑浑噩噩间，已到了寝居门前。

季馨急急地开门，金色的日光射入屋内。这晴暖的色泽，让宝锦终于从僵冷决绝中清醒过来。

胸中被压抑的气血终于涌上来，她只觉得喉头一甜，哇的一声，一口鲜血便喷了出来。

在季馨的惊呼声中，她面若白纸，瘫倒在地，再也不省人事。

杀了他……

第四章　笛梦（3）

一定要杀了他，为所有人复仇……

这是她晕倒前浮上心头的憎念。

徐绩府中，只剩下啼哭之声，仆役下人们一边布置灵堂，一边在背地里对这两起凶案议论纷纷。

沈氏逢此大难，已经哭晕了过去，所有家务，全由云氏一人操持。

云氏双目红肿，却仍沉静自若，指挥着家人奔忙，一日之间，丧仪便像模像样了。

“大姐，你下手真是狠辣……”云时沉声道。

云氏面上波澜不惊，居然还微笑出声，“你居然有此妇人之仁。”

她端起凉透的茶盏，啜饮一口，姿态娴雅从容，“他是我的庶子，却也是沈氏最大的筹码。她怂恿徐绩让婴华来联姻，任意践踏她的幸福，那么，我便将她最珍爱的儿子毁去。”

她的笑容越发森冷，“徐绩死了，他的宝贝儿子也被我除去。从此以后，这个家，终于可以安身立命了！”

她仿佛松了一口气，将念珠放在桌上，神情安恬无邪，仿佛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婴孩。

“你用的是丹顶红吧？”云时问道。

他望了一眼长姐，思索片刻，继续道：“茶中无毒……那么，是绢帕。”

云氏眸光一闪，叹道：“父亲说你缜密聪颖，世上难见，真是不假！”

“毒下在酒茶之中，极易被发觉，于是你暗中让下人给他送去劣茶。他素来锦衣玉食，一口饮下便会觉得粗涩，吐掉后，定会以绢帕擦嘴，于是上面的毒素，就到了口唇之上。”云时面无表情地复述着。

看着长姐悠然的微笑，他轻叹道：“你处境险恶，我也无法苛责……且好自为之吧！”

他起身就要离开，却听长姐轻喝道：“阿时！”

“你荐来的那个玉染姑娘，已经被皇上带回宫中了……”她有些歉疚地说道。

“什么？”

云时在各处搜寻线索，对此事却是未闻，乍听这话，惊得停住了脚步。

他清俊沉毅的面容上，不由得染上了一层阴霾……和愤怒。

宝锦从车上下来，一眼便瞥见眼前巍峨典雅的重重宫阙。

如此熟悉，却又如此陌生……

她轻轻地咬着唇，眸光微闪之下，随即恢复了平静。

她温驯地低下了头，莲步轻移，跟着引导的女官前行。

今上攻入京中，也不过是一两年的光景，一应宫人仍是沿用前朝旧人，这位女官举止娴雅，脚步不疾不徐。

“皇上洪恩海量，才赦你入了禁中，天朝乃是礼仪之邦，不比你们那些塞上蛮夷，可别在御前出丑露乖。”她的声音虽然细柔，言语却并不客气，轻瞥了宝锦一眼，回转过身喃喃道，“奇怪，我总觉得你的脸有些熟悉……”

宝锦的唇边露出一道轻笑。

她辞阙下嫁之时，不过十五岁，经过四年的颠沛波折，身段已大为清减，加上长期的仇恨郁结于心，面容气质都大为改观，整个京城，怕是再没有人能识出她的身份了。

也许，那个圆润俏丽的宝锦，早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吧……

不到一刻，一行人便来到云贤妃的锦粹宫前。

那女官停在光华璀璨的龙凤云纹照壁前，扬着脸吩咐了一句：“且在这儿等着，我去禀报娘娘。”

远处有接应的宫婢迎了她前去，两人一边行，一边隐隐低语：“这是从教司坊调来的，也不知道使了什么狐媚手段……早晚是个祸害……”

“我家贤妃娘娘掌管后宫事务，哪有闲心管这些小事，只见她一面就罢了……”

宝锦低着头默默等候，秋水寒月般的清眸牢牢地盯着脚尖，仿佛那丝履上的嫩黄缎花有无穷玄机。

云贤妃吗……

垂下的乌发遮住了她的冷笑——这伪帝才篡了朝纲，就给自己的妻妾一一加了封号，这些宫中老人，居然就恬不知耻地满口喊上了！

她想起属下呈上的宗卷，上面特别提到了这位云贤妃。

她是江州云家的二小姐，也是云时的二姐，徐绩夫人的妹妹。

伪帝崛起时，云家便能“慧眼识人”，老家主认为此子非池中之物，力排众议，将女儿嫁他为妾。

名门大阀的千金之尊，女儿居然为人妾室，这在当时被全江州的百姓嘲笑，现在看来，却是一项很有远见的投资。

“父亲大人当年这一招，如今看来，实在很有远见……”云贤妃端起茶盏抿了一口，随即轻轻放下，举手投足间端庄温雅，声音却是寡淡的，毫无称赞之意。

“那时候，他对我说：‘宁为英雄妾，不为庸人妻’，果然，没过几年，我便随了万岁，搬入了宫中，他也成了国丈。”她微微一笑，仿佛含着无穷讥诮，眉心也隐隐见了细纹。

婴华斜签着侍坐在下首，恭谨地听着，心中却因小姨的讥讽语调而暗自心惊。

“婴华，我不知大姐是怎么想的，竟把你也送到这见不得人的所在——一个两个地送进宫来，显摆我们家女儿多吗？”

云贤妃在六宫和皇帝旧部之中，素来以低调谦恭著称，人前绝不多说一字一语，因此才得了帝后二人的信赖，以后宫大权相托，可如

今对着长姐的爱女，言语之间却是异常尖锐。

虽然尖锐，徐婴华却听出了她话中的关爱和担忧，她起身替小姨斟茶，轻声道：“小姨，你别生气，仔细心绞痛又犯……”

云贤妃望着她，平日淡漠的眼中满是心痛，“徐绩被刺客所杀，你庶出的兄长也死了，徐家眼看着就要没落……即使如此，也不须你牺牲了终生幸福，到这幽幽深宫中来活耗！”

“小姨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……”徐婴华咬着唇，低低道，“我从小看惯了父亲的作为，天下男子都没什么两样，嫁给谁都不过是个色衰爱弛的下场，倒不如到宫中一搏，也许能振兴门楣。”

第四章　笛梦（4）

她看了一眼云贤妃，有些腼腆地笑道：“更何况，小姨你执掌后宫大权，再不济也不会让我吃亏。”

“傻孩子！”云贤妃恨铁不成钢地叹道，“你真的以为是万岁对我信任宠爱，这才委以重任吗？”

她眉心深蹙着，咬牙冷笑道：“皇后娘娘忙于国政，无暇来管这些后宫琐碎，瞧着我老实本分，这才让我替她照看——什么大权，不过是人家不想要的弃物！”

“怎么会？”徐婴华惊诧地睁大了眼。

云贤妃笑得悲凉，指着鬓上的素钗通草，以及一支简单的银制虫草头道：“我一直以来隐忍低调，连金玉都不敢佩戴，这才得了她的欢心……哼，皇上的宠爱！除了皇后，他眼里哪曾有过其他女子！”

她低低地，近乎呻吟道：“这后宫之中，其实是女子的坟墓，婴华，你真的来错了！”

徐婴华瞧着小姨落泪，正在手足无措，却听廊下有人轻轻叩门。

“是谁？”云贤妃迅速擦干了眼泪，平静如常地端坐着问道。

外间是心腹侍女的声音：“娘娘，教司坊那边调了个人来，正要等娘娘看过。”

“这种小事……”

云贤妃正要拒绝，却听徐婴华接口道：“这便是那个卷进我家凶案的玉染公主了！”

“是她？”

云贤妃不禁吃了一惊，想起大姐曾经说过的，皇上对她青睐有加，心中斟酌着，连声音也微微放缓了，“请她进来吧！”

外间的侍女何等精乖，听这一个请字，便应了一声自去。不过半刻，便有青绫裙幔在朱漆门槛前翩然而过。

那女子素衣布履，入殿觐见时，却也不似平常人的瑟缩，浓密的眼睫低垂着，恭谨的姿态将所有的情绪遮掩。

云贤妃听婴华说得稀奇，便留意去看她的相貌，却也不见什么国色天香，只那一双重瞳，顾盼间清扬幽然。

“毕竟是一国的公主，这气韵品格就是和那些狐媚子不一样……”云贤妃低声表示赞许，和颜悦色地让她起来，还赐以座位。

“北五所住得还习惯吗，那里素来荒凉，也未得修缮，也真委屈你了！”

婴华见小姨的态度和缓，甚至带上了几分客气，也想通了其中的奥秘，只听云贤妃又道：“你初来乍到，宫中的礼仪律条也不熟悉，宫中刚选过秀女，她们每日在梨尚院跟掌事学习仪规，你也每日随班好了！”

婴华不禁一惊，那些秀女虽然暂无品级，却也是预定的未来嫔妃，玉染不过是乐师伎人，又怎能和她们同处一室？

“多谢娘娘恩典，只是贵贱有别，怕是玷污了各位……”宝锦微微欠身，举动之间，肌肤雪白晶莹，脱俗耀目。

“无须过虑，你也曾是王家贵女，只是造化弄人……”云贤妃欷歔道。

她又挽了婴华的手，对着阶下笑道：“这是我长姐的掌上明珠，也在中选秀女之列，你们今后可以多多亲近！”

又闲谈了片刻，云贤妃赐了些缎帛，这才吩咐人送她回去。

“小姨，你是顾虑万岁，才对她如此优容的吗？”

“傻孩子，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啊，她若今后得了圣宠，也好留个见面回旋之地。”

云贤妃眉心掠过一道不易察觉的笑容，又道：“若万岁真的瞧中了她，那才有好戏看呢——哼哼，皇后一贯从容淡定，本宫倒想看看她花容失色的模样！”

她咬牙冷笑了一阵，眼中又重归黯然，“可惜……即使一时得宠，也撼动不了皇后一丝一毫。”

她回眼正视婴华，竟是前所未有的冷肃，“你记住，千万要在御前藏拙，万不得已承宠时，也不要拔了头筹！”

“你是担心皇后她……”婴华悚然大惊，背上生出冷汗来，“不至于吧，她从未有恶名传出……”

云贤妃苦笑着，眼中的光芒幽闪，声音里竟也带上了惊惶，“她不必行恶，就可以让人跌入万丈深渊！”

婴华再见宝锦时，是在梨尚院的正堂上。

正是休息时分，七八位中选秀女在厅中莺声笑语，却在见到缓缓而入的青裙纤影时，蓦然停止。

宝锦一路走近，步履翩然，所有人却都在她走近时，将椅子拉远了寸许。

“听说了吗，她是教司坊来的……”有人低声说道，不过几日，她们便得悉了只言片语。

“不过是罪家奴婢，也配跟我们同处一室！”清脆如黄鹂的嗓音，却带上了几分尖酸刻薄。

说话之人捋着雪腕上的金钏，上面七颗猫眼红紫饱满，炫得人眼迷离，配着那一身明红宫装，越发显得娇媚如玉。

她是皇后的堂妹方宛晴，在众秀女中，俨然是领袖人物。

其余人也是勋贵之后，好几个人的父兄更是今上的得力良臣，她们一听这话，惊讶不屑之后，纷纷表示赞同。

“陈掌事，这是?么弄的？”方宛晴娇叱道。

一旁的管事额头见汗，却是有苦说不出。

“这等倡优乐伎，学什么礼仪也是白费！”又有人在一旁凑趣道，话还没说完，却听一旁有人轻轻嗤笑，仿佛很不以为然的样子。

方宛晴回头一看，不禁笑道：“哟，我却是忘记了，月妹妹跟她同是塞上蛮夷，只是你运气好，才没被没入教司坊。”

嗤笑的那少女肌肤苍白，眼角眉梢却是掩不住的英姿勃勃。她也并非凡俗，乃是若羌国公主。

若羌与姑墨同属于北郡十六国，向来是天朝臣属。姑墨王与先朝皇室交好，誓死不降今上，这才遭到灭国的下场。而若羌一向依附中原，任谁做皇帝，都是恭谨服侍。如今新朝乍立，若羌便将公主送入了今上的后宫。

这位公主名讳极长，翻成汉话就是明月之意，她闻听这恶毒言语，也不动怒，只是笑声更甚，“世代王侯之家，的确不需学什么礼仪，有些人祖辈的手上仍有泥迹，倒是要好好学过，以免丢丑。”她的汉话音调奇异，却也清晰流利。

在众人的低笑声中，方宛晴气得面色铁青，银牙几乎咬断。

第四章　笛梦（5）

皇后出身陇西世族方氏，方宛晴身为她的族妹，却是入赘男子与方家女子所生。她父亲虽然豪富，祖辈却是泥瓦匠，可以说是卑贱至极。

众人正在斗口，却听宝锦站在中央，轻声道："各位都是天子亲点，自然不能与我这卑贱之人共处一室。"

她轻声对管事笑道："教习姑姑马上就要来了吧，那就麻烦您替我拿扇屏风来，也好遮挡区分。"

管事踌躇半刻，便遣人拿了一扇素屏风过来，刚刚将她的座位遮没。

"这便与诸位隔离开了……"她轻声曼言道，众人却是面面相觑，神色古怪。

她这一遮，不显卑贱，却仿佛成了不露面的千金贵躯，众人反似明面的陪衬了。

方宛晴顿时气得酥胸起伏，怒道："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千金之尊吗？入了教司坊，就是千人睡万人压的——"

"住口。"

门廊下传来淡淡一喝，宛然是女子声气，却让几位管事都面色大变。

此时正是秋凉时分，只见一袭雪色姑绒斗篷卓立门前，在众人的目光下，一双绣有金凤的云丝珠履轻轻迈过门槛。

"皇后娘娘……"

于是以几个管事为首，在场各人都一齐行礼如仪，厅中顿时鸦雀无声。

"都请起吧！"皇后的声音并不冷，甚至带着几分和煦，金声玉振的清脆中，有着凛然天成的威仪。

"我今日无事，所以来看看大家……"

她环顾左右，见众人裣衽垂首，不禁笑道：“本宫又不是吃人的老虎，大家何必如此，今后同处皇城之中，日日受此惊吓，可怎生是好？”

她微笑加深，又补了一句：“难道本宫长得比那门神还吓人吗？”

众人一阵轻笑，气氛顿时缓和下来，大家这才大胆抬头，细细凝望着这位中宫之主。

皇后不过二十三四岁的年纪，雪白的姑绒斗篷下，着云锦褙子，一身凤纹淡紫长裙，映得肌肤象牙一般细腻。

她笑容可掬，双目顾盼间，一时秋水盈盈，一时又凛然含威。

她望定了自家堂妹，笑容慢慢收敛，道：“你刚才说的什么？”

“回娘娘……”

方宛晴被她扫了一眼，所有的跋扈任性都仿佛雪融冰消，一时气焰全无。她低下头，讷讷道：“这教司坊的贱婢要以屏风与我等隔开，我一时气愤……”

她绝口不提自己的挤对，这话说来，倒好似宝锦摆起了排场。旁人噤口不言，那位若羌的明月公主却存心跟她铆上了，闻言扬声笑道：“刚才却是谁说的倡优乐伎？”

所有人都暗自为她的大胆而心惊，皇后看了她一眼，居然点头示意道：“公主一路远来，我未尽到地主之谊，实在有愧。”

皇后微微一笑，显得礼敬周全，回过身来看向自己的堂妹，眼神却转为冷肃，“你言行不慎，口出秽语，罚你闭口三日，抄十卷《女则》。”

方宛晴张口就要辩驳，却见皇后的眸光一凝，再也说不出话来，只得泄气应下。

皇后又问了众人名姓，四五人过后，便瞥见了素衣而立的宝锦。

两人目光相对，电光石火的一瞬，竟似暖日寒冰相触，心中都暗自咦了一声！

宝锦和皇后素不相识，观其言行，也算明慧有礼，却在对上她的这一眼后，莫名地生出异样来。

那是很玄奥的感觉，就好似丛林中的异兽遇上天敌，浑身寒毛都直竖而起，连心跳都慢了一拍，那般纯粹凛然的难受。

皇后凤眸幽闪，朱唇微动，却终究没说出什么来，转而看向徐婴华。

因着云贤妃的关系，皇后也温言抚慰了她两句，又赐下一些赏赐，关照管事多加照应，这才出门而去。

一行伞冕宫人随她迤逦而去，众人凝望之下，不禁又敬又羡。

羡慕归羡慕，有见识的几位官宦之女，都曾听父兄谈及皇后与今上的伉俪情深。

皇后出自陇西方氏，方氏乃是有数的名门大阀，宝锦和锦渊二人的母后也出生于此，可算是隆盛至极。

皇后乃是家主嫡女，却慧眼识英雄，偶然邂逅当时还一文不名的今上，就毅然相随，这几年辅佐夫君大业，可算是比翼并肩。

今上性情虽然严峻莫测，却始终对她敬爱有加，虽然与云家联姻，娶了如今的云贤妃为侧室，却是再无所幸。

如今今上大业已定，虽仍有几处枭雄割据，却隐隐有一统中原的态势，这一班臣子瞧着他妻妾甚少，唯恐被世人所讥，这才群议上奏，行这选秀大事。

今上对皇后如此爱重……我们还有什么机会吗?

众女心中暗想，患得患失之下，室内气氛一时沉寂，再也没人关心“教司坊来的奴婢”了。

第五章　中宫（1）

不弄清这件事，什么复国大业都是镜花水月，笑话一桩——姐姐落得这等结局，我不认为我会比她幸运！

“娘娘，宛小姐虽说少不更事，毕竟是方家的骨血，您这样当众训诫于她，恐怕……”亲信侍女琳儿在皇后身侧搀扶着，小心翼翼道。

“怕是太落了她的面子，她父母面上也不甚好看，是吗？”皇后的声音平淡，却带着几分冷意，“就是要让她牢牢地记着，今后才不至于闯下滔天大祸。”

她回首望了望梨尚院的青墙，又道：“他们以为我权势滔天，便可以借着这招牌飞扬跋扈了吗？我这点刀枪箭雨里拼出来的薄面，还不够这些小姐少爷们败的！”

琳儿听她的声音严峻，再不敢开口。

却听皇后沉吟片刻，又问道：“那个素衣少女，就是姑墨国的公主吗？”

得到肯定答复后，她眸光闪烁，应了一声，再也没什么话说。

一路辇行，到了昭阳宫中，却听老尚宫上前禀道：“几位阁臣大人求见，已等了半个时辰。”

皇后的唇边泛上一丝冷笑，款款地道：“又是为了新政的事！”

她微一沉吟，任由宫人们解下斗篷，又换过常服，这才进了正殿。

几位阁臣袍服齐整，正在座上等候，双方分宾主谒见后，皇后也不避讳，让身边的宦官以金丝如意将珠帘挑开。

“大家当初共处一座营帐，面都见熟了，又何必用这劳什子装神弄鬼！”她微笑道，很是诙谐从容，那几人不由一笑，凝重的气氛稍微松缓了些。

皇后端起翠玉盏抿了口茶，好似没看见他们眼中的焦灼，径自开口问道：“徐绩家中如何了？”

几人正是满腹心思，被她这一问，不禁一愣。

徐绩虽然才不出众，却因长年浸淫朝政，又有迎今上入京的从龙之功，这才做了首辅，其余几人口中不说，心中却甚是鄙夷他这种贰臣叛徒。

他们听说徐绩遇害，都只是派人去府上吊唁，如今乍听皇后问起，也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“他虽然是前朝旧臣，却能顺应天命，辅佐新朝，从这一点来说可谓功不可没。”皇后款款说道，“徐夫人遭遇丧夫丧子之痛，唯一的爱女也应选宫中，可以说是孤苦伶仃，我看着甚为不忍，你们各家的夫人和女子若是有暇，也该多多照应才是。”

众人唯唯称是，皇后由云夫人说起，谈及云时在姑墨的大捷，话题一转，又论及了此次的军费开支。

几人见此阵势，纷纷以目示意，其中刘荀最为年长，也是今上器重的谋臣。他干咳一声，委婉道：“此次战事封赏不少，国库中虽然仍有盈余，却也架不住多方支用——江南今岁水患连连，江州又有蝗灾警讯，唯今之计，朝廷施政须缓，不宜有什么大动作。”

皇后闻听此言，秀眉一挑，似笑非笑地将茶盏放下，“刘卿这话说得奇，国库空虚，正要开源节流，新政十二条刚刚颁布，犹如久旱逢甘露，又怎么谈得上什么大动作——难道看着百姓饿死才是正理吗？”

“娘娘，新政十二条虽然不乏真知灼见，却是于民无益哪！”一旁的李赢年少气盛，禁不住喊出了口。

皇后手中一凝，面沉如水，那一抹笑容也化为冰冷，“怎么个于民无益，我倒是想听听清楚！”

“启禀娘娘，这十二条看似革新弊政，消去冗繁，却是用事太激，用时太急，用人……也太偏！”李赢背上冷汗直下，却仍咬牙坚持把话说完。

皇后听完已是大怒，却仍隐忍不发。她抬起头，凤眸中不怒自威，光芒慑人，阁臣谁也不敢跟她对视。

“你们如今居身中枢，却是越发因循守旧……哼，也罢，我们也不必耽于口舌之争，且看成效好了！”

她端起茶盏，却不就饮，一旁的宫人会意，于是上前轻声道：“娘娘已经疲倦，请改日再来吧！”

几人无奈，鱼贯而出。从中庭而出，到了照壁前，才听李赢低声怒道：“牝鸡司晨！”

众人心中一凛，无不变色，环顾四周无人，惊恐之外，却都深以为然。

“我们殚精竭虑，推翻了景渊帝，以为救民于水火，却没成想……”刘荀捋着长须，怅然叹息道。

其他人亦是面带愁绪，无言以对。

梨尚院中，日已近午，当日的课程便告一段落。

秀女们络绎出门，乘了自己的小轿离去，片刻工夫，只剩下宝锦一人。

论起身份，她不过是一介乐伎，当然也不会有什么轿辇接送。

她朝前走了一段，却听身后有人唤道：“玉染！”

宝锦愕然回身，看到是那位若羌的明月公主。

她紧走两步，与宝锦并肩而行。

风吹起了两人的衣袂，明月的身上环佩轻响，叮咚悦耳。

已近初冬，她却只着一袭红锦长袍，红得似?焰，一头青丝也不梳成髻，只是纷纷落下，以金蝶扣卷，白玉般的耳垂上缀有大颗髓玉，粉光莹莹，摄人魂魄。

她肌肤似雪，眉目深刻，自有一种塞外的艳丽。

“我曾经见过你父王一面。”半晌静默后，明月终于开口了。

“城破之时，他已经自尽。”宝锦低声答道。

明月深深地望了她一眼，“你知道吗，我很羡慕你。”

这没头没脑的突兀的一句话，宝锦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却听明月又道：“若我父王也能知些廉耻，我宁可去教司坊，也不愿受此礼遇。”

这话几近大逆，已十分危险，宝锦望着前方——她的居处已近，正要辞别，却听身旁砰的一声，很是沉重。

她回眼看去，却见明月已摔倒在地，面色苍白，嘴唇发紫，全身都在颤抖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宝锦俯身就要把她扶起，刚一接触，却好似浑身都坠入了冰窖之中，不禁打了个寒战。

“快去叫太医——”她急声呼唤经过的侍卫，却被一只冰凉的手牢牢攥住。

“不要叫太医！”这沉痛的，撕心裂肺的一声，几乎让人心颤。

明月雪白的牙齿都在打战，她勉强露出一丝微笑来，“不要让我丢人现眼了……”

宝锦抓过她的手腕，微一把脉，不禁变色，“这脉息……”

她扶紧了明月，一字一句地问道：“是谁做的？”

“还能有谁？”

明月笑得宁静，眼中染上了绝望的死寂，“十六根金针刺我的背后重穴，就是想废了我的武功——他们还怕我在龙床上杀了当今圣上呢！”

“他们……是谁？”宝锦艰涩地问道。

“当然是……我的父王，母后，还有……兄弟姐妹了。”

空旷的夹道上，这一瞬只有北风呼啸的声音，宝锦缓缓地抬头，琉璃瓦的明光刺得她眼睛生疼。

她牢牢地握着那一双冰冷的手，因为惊愕，再也说不出任何言语来。

“真是不甘心哪……”明月的头靠在她的肩膀上，微微喘息着说道，笑容美不胜收，“我曾于千军中来去自如，也曾亲赴大漠深处探

险，如今却是手无缚鸡之力，还要忍受经脉的寒毒发作……人生如此，也实在可笑！”

第五章　中宫（2）

“为什么？对亲生骨肉也要下这样的狠手？”宝锦骇然低喊道。

“因为只要我在若羌一日，就不会容忍他们这般低三下四地称臣，若羌虽是小国，也该有自己的尊严……”明月的眼中射出凛然的光芒，苍白的面容上染上无穷的自信，“而我手中掌握的，就是若羌的大部分兵马！”

“是这样！”

宝锦想起自己看过的宗卷，道是若羌有位公主深谙武略，曾以千人驱散来袭的瓦剌骑兵。莫非就是眼前这位?

“把我这废人送入宫中，一则安心，二则，我这张脸还能看，还能给他们换些圣眷！”

明月的唇边露出阴冷的微笑，眼中的光芒逐渐黯淡。她望着远处跑来的侍卫和医官，低低地道：“不过是白费工夫，谁也救不了我……”

宝锦紧紧地攥着她的手，心中千万道念头闪过。她咬紧了唇，却浑然不觉身边的嘈杂。

“这是怎么了……”

一道熟悉的声音将她从昏乱中惊醒。她抬起头，这才发现侍卫和医官在身旁围了一圈，圈外一人，头戴玉制梁冠，着一袭绣金蟒袍，雍容华贵之下，却透出别样的清俊儒雅。

“靖王殿下！”

众人一齐上前参见，云时命他们起身，看着这混乱的一幕，他第二遍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宝锦抬起头，云时看入她的眼中，为那份清冷幽凛而微微一惊。

“是你！”他百感交集地低声道。

“明月公主……身体虚弱，所以晕倒了。”她缓缓说道，嘴唇微微开合，语声如飞雪微溅，让人心生悚然。

“把她抬到附近殿中，先行诊治要紧。”云时虽然觉得气氛诡异，仍指挥众人开始施救。

一阵忙乱后，太医虽知有异，却是含糊其辞。不多时，明月有所好转，自有她院中的侍婢将她搀扶回去。

宝锦见事情已了，也不惊动旁人，自行出殿回返。

到了殿门前，却见云时已等候多时了。

两人走在青石铺就的宫道上，谁也没有说话。

直到馨园的林中小道，眼看北五所已在眼前，云时才拉过她的手。

“你的手怎么了？”云时沉声道，方才虽然混乱，他却一眼瞥见，顿时心中大痛。

原本洁白柔嫩的纤纤玉指，因这几日频繁的练琴而伤痕累累，被锐利琴弦划破的地方，犹有血痕斑斑。

“他们竟敢这么作践你？”云时的眼中冒出凛然火光，咬牙道。

“宫中的乐官都是技艺娴熟，只有我一人是新进的……”宝锦淡淡地道，谈起那些若有若无的刁难排挤，只是一句带过。

“混账……”云时又怒又恨，沉吟片刻，毅然道，“我来想办法，定要设法把你从宫中调出……”

“然后再回教司坊？”宝锦轻嘲地笑了，“靖王，你身为今上的义弟和好友，应该知道他是什么脾气——我父王悖逆不从，他正好拿我来杀鸡儆猴，又怎么会让我好受？”

她语声淡漠，眼中清辉潋滟，冷然中带着奇异的凄楚，一双重瞳让云时几乎沉溺其中。

爱恋与心痛在这一瞬交织在他的心头，又因这重瞳想起父亲的身亡，云时心中混乱纷繁，将嘴唇都咬出血来，却也无言以对。

宝锦懵懂不知，犹自冷笑道：“靖王殿下知道了这层利害，也不要想着救我于水火了——你难道要以下抗上不成？”

“你住口！”再也忍耐不住胸中的怒火，云时咬牙低喝。宝锦只觉得胳膊上一阵剧痛，身子一轻，被云时拽入树后，羽毛似的靠在树干上。

“你听着，无论如何，无论要与谁抗衡，我都要救你出来！”云时深深地凝望着她，语声坚如磐石，决然沉稳。

在宝锦惊愕茫然的目光里，他悍烈的黑眸逐渐平静下来，仿佛一根绷紧的弦缓缓松下，低低地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做到……”

高大的阴影从上方投下，他微微俯身，两人的面庞逐渐靠近。

灼热的唇印上她的，他的身躯有着冬日的松木清香，宝锦睁大了眼，在这一瞬惊得手足无措。

“你们在做什么？”

阴冷莫测的低喝声在不远处响起，云时全身一颤，毅然回头，“陛下？”

只见皇帝着一袭玄缎常服，正站在花径外三丈远处。

淡金的日光下，他袍服上的翟纹龙饰熠然生辉，映得目光也越发冷冽。

他缓缓行来，广袖玉冠，映着身后的缤纷落英，好似神仙中人。

只那眉目间的阴鸷森寒，让人心中一颤。

他深沉的黑眸看着两人亲密贴近的身躯，最后凝定在云时紧握的手掌上。

“二弟……”他终于开口，却是好久不用的义军中的称谓。

“你看上她了？”他的声音不高，也听不出什么喜怒，却偏有一道凛然的冰冷，让人心中刺痛?

云时咬牙不语，林间凋落的秋叶仿佛也受他心境所扰，纠缠着乱飞起来。半晌，他决然抬头，“是！”

皇帝的目光在这一瞬越发凌厉，云时迎着这份刺痛，向前踱了一步，声音不改平日的清澈平静，“还请皇上成全！”

皇帝望住了他，目光深邃难测，冷笑道：“朕往日赐你美人，你都坚辞不受，如今却是非她不要吗？”

他看向宝锦，那黑眸中一片冰冷，下一瞬，一道强大的手劲将她拽出，不顾她的挣扎，朝着林外而去。

“姑墨国的其他人随你取用，除她以外……”

皇帝的声音，漫然传来，云时僵立不动，手间青筋绷起，一拳捶在树上，惊得飞鸟四起，一时叶落如雨，疯狂地打在他的脸上。

张巡自被擢为皇帝的亲信太监，对皇帝的秉性也算有了些了解——今上虽然阴晴莫测，在女色上头，却一直不甚热衷，就连这次选秀，亦是在重臣的催促之下举行的。

这一日他正在殿中督导，却听廊下微微有人声嘈杂，随即，殿门被粗暴地推开，他愕然抬头，却见今上拖着一位女子径直而入。

他不顾对方的惊呼，将她摔落在地上，轻瞥了一眼四周，宫人们心领神会，匆匆而出。

殿门随即紧闭，龙涎香的熏染下，满殿皆是寂静。

宝锦跪了半晌，青金石的地面硌得她双膝酸痛，却仍是没有得到起身的允许。

她想起方才被拖曳着长驱直入，阖宫上下宫女太监的惊诧目光，心中越发苦涩。

这一幕片刻间便会传遍六宫，到时候，会引起何等的轩然大波……

清晰的脚步声打破了沉寂，她的眼角余光瞥见一双锦靴伫立在眼前。

“在林间与人偷欢，这就是你们王室的家教吗？”冰冷的声音，从宝锦的头顶响起，语声中带着讥诮。

宝锦心中大怒，压抑了良久，终究忍不住回道：“我云英未嫁，靖王亦未娶妻，有何不可？”

“好刁利的一张嘴！”

皇帝怒极反笑，宝锦只觉得下颌被他强硬地抬起，双目相对，她看入他眼中的冷怒与阴霾。

“云时是朕的义弟，亦是不世出的帅才……你依仗美色，就想离间其中吗？”

“我不过是一介奴婢，又怎能离间得了你们这些贵人？”宝锦微微冷笑，声音清脆如刃，“就算我欲学貂蝉，陛下也要自认董卓才是！”

这般辛辣刻毒的讽喻，让皇帝眸光一盛，怒不可遏。

第五章　中宫（3）

宝锦只觉得浑身一轻，竟被他掐着玉颈提起，狠狠地扔到了御案之上。

与云时的小心翼翼不同，他紧紧钳制着她的手腕，剧痛从腕间传来——怕是已经青肿一片了，宝锦自嘲地想。

头顶的阴影压下，仿佛将所有的光亮都遮挡住了，满殿的昏暗在这一瞬染入她的眼中。

冰冷的唇印上她的，近乎凶狠地咬噬，冷戾近乎惩罚。

宝锦……不要怕……她在心中默念着，强迫自己不要闭眼。

只听刺啦一声轻响，她的衣衫被扯裂，冰雪般的肌肤裸露在空气中，一阵凉意从心中生出。

无法挽回了吗……

宝锦的重瞳中一片茫然，极度的狂乱，反映在眼中，却是无边的黑寂宁静。

唇边一阵湿热，她的眼缓缓清明，却见他停止了侵略，以指蘸了她咬破嘴唇流出的鲜血。

“说话这般凶狠，到头来只能咬自己……你难道想咬舌自尽吗？”

冰冷的声调，不带任何情绪，在她听来，却似凉薄的调侃。

他的黑眸望定了她，奇异地，居然漾起微妙的笑意。

“看着你的重瞳，就好似……”后半句，他再也没有说下去。

皇帝缓缓地放手，任由她从书案上滑下，随即惊跃而起，掩了衣衫，冲出殿外。

季馨正在房中收拾，却见脱漆的门扉被猛地撞开，宝锦一身狼狈，踉跄着跑了进来。

她单手掩了衣襟，领口一抹白皙莹然在外，撕裂的痕迹清晰可见。

“殿下？”季馨一时情急，竟将那禁忌的称呼低喊而出。

宝锦抬头，阴郁的目光看了她一眼，季馨知道失言，于是颤声问道：“小姐，这是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一点小事。”

宝锦放下残破的衣衫，随手端起热茶一饮而尽，面上慢慢恢复了几分血色。

“你先出去，晚上睡得沉一点，听到什么动静也不要过来。”她轻声吩咐道。

季馨虽然觉得诧异，仍是应下。

宝锦独坐在房中，拔下鬓间的金钗，在桌上划来划去，随即，托腮沉思了半晌。

晚饭她也在房中吃了，一切皆无异状，直到中夜时分，窗棂边才有微微的叩响声。

她应声而开，却见沈浩一身黑衣劲装，从窗外跃入。

沈浩也未及多寒暄，直截了当地说道：“宫中始终太过凶险，臣等建议殿下及早离开。”

他望着宝锦，有些踌躇地道：“今日之事……”

宝锦面色从容，丝毫不见羞赧，端坐着道：“我们在宫中的耳目还真是厉害，这么快就传讯出去，不枉我寄予的厚望。”

“殿下，宫中步步杀机，凶险诡谲，今日……您与伪帝一路行来，有好些宫人目睹，此事已被四散传开。”沈浩说得很含蓄。

宝锦却仍是轻轻摇头，“我知道，此事容易受人嫉恨，有人瞧着眼热，只怕更要生事——可是，纵然凶险万分，只要能身在帝侧，我就占了先机！”

她眸中光芒闪烁，看向窗外无尽的黑暗，“就如同对弈时，第一手先落天元，看似无用，却能在中央腹地上化腐朽为神奇。”

“我以玉染的身份进入京城，不是为了取徐绩的性命，也不光是为了将宋麟这些人收归麾下，而是要将伪帝一朝尽数掀翻！”

陋室中一灯如豆，少女的声音虽然轻微，却如万钧一般有力。沈浩望着她灼然生辉的重瞳，心中一凛，竟隐隐有膜拜景仰之意。

不期然地，他想起一年前，那被斩落海中的蛟首，那一道冲天剑光。

“殿下志存高远……”他由衷地感叹道，“可您是万金之躯，若再有个万一，皇家便再无人可以主持大局。”

“人在国在。”宝锦断然道。

“若上天真要让元氏绝嗣，以新朝代之，那就让我落败身死好了！”她毫不在乎地说着不祥之语。

“宫中虽然凶险，有一件事，却非要在这儿弄个清楚！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我朝覆灭，姐姐殉难的真相！”

宝锦望定了沈浩，低声问道：“我与姐姐相比，谁更优秀？”

沈浩不语。

“你不说，我也知道答案，姐姐惊才绝艳，智谋胜我多矣，却落得亡国身死的结局，这不是很蹊跷吗？”

宝锦声音低颤，凄然又问：“你是她身边的侍卫统领，可知道这其中的奥秘？”

沈浩苦笑道：“我当时被远调出京，等任务完成时，京中已是天翻地覆——事后问遍京中幸存的同僚，也没有人能说清！”

“没有人能说清——可是伪帝一定知道些什么，所以，我要留在宫中，留在他的身边！”宝锦决然道。

“不弄清这件事，什么复国大业都是镜花水月，笑话一桩——姐姐落得这等结局，我不认为我会比她幸运！”她声音虽低，却带着不容辩驳的神采，沈浩无言以对，也是深以为然。

“可是……”他面上有些发热，一咬牙，还是说了出来，“这样一来，殿下的名节不免受损……”

“名节？”

宝锦低低地笑了，声音有如冰雪落地般清脆，在这暗夜中扩散出无边涟漪。

“自从李莘毁婚，我还有什么名节可言吗？”她的话语虽然平静，却含着无尽的沉郁和惨痛。

第二日清晨，北五所的管事便匆匆前来，指挥着内务府的杂役将门窗更换一新。

季馨在一旁看着，忍不住轻声道：“我们入住那日，我就去跟管事说了，这门窗都有破损，晚上冻得人睡不着觉，他只是阴阳怪气地搪塞——如今却是赶着来换了！”

“趋炎附势的事，你还看得少吗？”宝锦轻声回道。

却见管事很是热络地上前道：“这些猴崽子们懒散得很，让两位姑娘受冻了！”

“哪里，倒是劳烦管事了……”季馨张口就要讥讽，宝锦轻扯她的衣袖，得体地回了一句。

管事又让人送上锦衾，连同室中的铜镜胭脂都换成了上品，宝锦一一笑纳，他这才满意而归。

“宫中的规矩，收下这份示好，这才算一笔勾销，目前局势未明，还是不要树敌的好。”

宝锦说完，随即更衣梳妆，去了梨尚院。

第五章　中宫（4）

纵然预料到会有波澜，但宝锦一进正堂，就见众人投以异样的眼神，诡异的低语顿时四起。

那目光夹杂着妒忌、讥讽、不屑、羡慕，仿佛毒箭一般嗖嗖射来，宝锦仍是淡定从容，心中却是冷笑不已。

“教司坊真是调教得好，勾引魅惑的功力真是不浅哪！”方宛晴曼声笑道。

一旁有好几个人附和，今日明月因病告假，再也没人敢跟她作对，她越发肆无忌惮。

见宝锦不答，她又语带嘲讽道：“听说你将衣服撕开，半隐半露地诱惑君上，这等技巧可真是高明啊，不如给大家演示一下吧？”

宝锦微微一笑，正要开口，却听西侧席上有人轻声道：“方姐姐，昨日礼官提到，非礼勿言……”

竟是徐婴华！

她起身给方宛晴斟了杯茶，柔声笑道：“这一段小妹虽然听完，却有些懵懂呢，到了圣上面前，究竟该如何……”

她在“圣上”二字上加了重音，方宛晴听完，面色阴晴不定，却终于不再开口，接过那热茶饮了一口，又瞪了宝锦一眼，这才作罢。

这一日朝堂之上也颇为热闹。

五位御史联名的折子上到了皇帝手上，竟是弹劾此次选秀的。

皇后在那玉座珠帘后听得宦官朗声念诵，便不由得微微冷笑起来。

“岂有此理，先时说我善妒，如今得了天下，依着他们，从公卿世族臣属中聘选，竟又生出事端！”她低声喃喃道，在屏风后已是愠怒，却隐忍不发，继续听着。

奏折虽然委婉，却是不客气地指责起了裙带关系——七八位秀女中，倒有两位是出身贵戚，最后几句，甚至隐晦地谈及皇帝染指罪

虏，有寡人之疾。

自徐绩亡故，刘荀隐为阁臣之首，他见皇帝面沉似水，九龙屏风后也是人影婆娑，于是出班打起了圆场。

“言官耿直，又是风闻奏事，难免有所偏颇……只是其中两位秀女，分别是皇后娘娘和云贤妃的亲眷，向来与例不合，朝野有些物议，也是在所难免。”

皇帝有些不悦，更多的却是漫不经心，“《礼记》上说，‘古者嫁女必以侄娣从。’这有何不妥？”

刘荀被这冠冕堂皇的一句话噎住，竟是无言以对，正要回班，却见有御史年少气盛，出列道：“这且不论，前次靖王远征姑墨，其中罪人奴虏，本该沦为贱役，却被调入宫中，如此，于陛下清誉有碍。”

“朕有什么清誉，自己怎么不知道？”皇帝悠然笑道，一句话便让所有人面色齐变。

“先贤君王亦有后宫三千，也未曾有碍令名，景渊帝虽然暴虐，却不好声色，终不免国亡身死——不过一介女子，也值得你们急吼吼地来上谏？”

皇帝这一句说得理直气壮，让所有人都不敢再言，于是朝堂之上重归寂静。

散朝之后，皇后从屏风后起身，随着皇帝步出殿外。

风掠过帝后身侧，皇后觉得有些冷，不禁将身上的雪绒斗篷裹紧。

平日里，都是他亲手系紧的……

她望了眼身旁的皇帝，见他陷入沉思，不禁暗笑自己小气。

他如今执掌万乘，政务繁忙，哪里还能指望他如先前一般体贴？

“你虽然驳了这些御史，传扬出去，却总是外戚得势——回头我就让宛晴回家……”她走在皇帝身后一步，低声劝道。

“御史们素来是鸡蛋里挑骨头，专门弹劾皇帝的不是——前朝时候，就是景渊帝也奈何不了他们。”皇帝曼声道，却不看皇后，只是一

直朝前走去。

“他们专讲究个‘亢声于上’。皇帝纳谏，他们得利，皇帝要是怒极杀人，他们正好留下千古美名，谁去跟他们致气，真是半点儿也不值！”

皇帝微微一笑，登上了御辇，对着皇后道：“你要是倦了，就回去休息吧！”

皇后望着这远去的迤逦队伍，心中若有所失。

“难道真是老夫老妻，没什么亲昵的话可说了吗？”

她叹了一声，这才道：“回昭阳宫。”

皇帝回到乾清宫中，又看了一叠奏折，近午时分，略微进了点儿膳，却都是懒懒的，没什么兴致。

“去把‘她’唤来。”

皇帝说得没头没脑，张巡很是为难，他踌躇着上前问道：“皇上说的是……”

“北五所。”

张巡一听之下，顿时心领神会，急急转身出去。

三刻后，那纤弱身影便出现在殿前。

“你那日的琵琶弹得不错……”皇帝也不唤她起身，半晌，才淡淡地说道。

于是皇帝命人取来宫中乐器，“随意弹个什么吧！”

宝锦端坐一旁，调定琴弦，轻捻慢挑之下，依稀便是当日之曲。

皇帝挥手叫停，皱眉道：“刀兵之声太过，听着不祥，你还会什么？”

又换了一曲，虽是春闲喜庆，指法却隐约生涩，竟带上了几分呜咽。

皇帝再也忍耐不住，冷笑道：“你是存心给朕找不痛快吗？”

宝锦垂首，低声道：“音出心境，皇上难道要我强颜欢笑吗……”

皇帝听着，已是大怒，一把将她从地上扯起来，“岂有此理，你知道自己身在哪里吗？”

“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在哪里都没什么分别。”宝锦似乎刻意在激怒他。

皇帝听了这一句，却不再发火，冷冷一笑，森然道：“果然是王家苗裔，不畏生死。”

“你不怕死，那些姑墨来的臣虏，却不一定都能视死如归吧！”皇帝含着恶意的调侃，让宝锦的面色瞬间转为惨白。

“你身为万乘之君，若是再非难落败属国，实在有失天朝的体面……”

“哼！在你们心中，朕不过是叛贼乱党，哪里是什么中原天子！”

第五章　中宫（5）

皇帝扬声朝外，命秉笔太监道：“传朕的旨意……”

“不要！”

尖锐近乎恐惧的声音在下一瞬响起，宝锦全身都在轻颤。

“不要……为难他们……”

皇帝只觉得脚下一紧，却是这纤弱少女拉住了他的袍服下摆，双目含泪，正咬着牙恳求道。

他正要伸手拉开，不成想宝锦攥得更紧，晶莹重瞳如陷入绝境的小兽，先是愤怒，接着便是哀怜。

满腔怒气在此刻化为乌有，皇帝深深地俯视着她，却仍是冷然无语。

“求你……他们都是些老弱妇孺，千里跋涉，好不容易才来到京城……”宝锦说到此处，已是哽咽难尽，珠泪盈盈。

皇帝将她从地上拉起，两人的身躯贴近，再无一丝空隙，“如此……你便要听话，再这么桀骜，他们的性命绝难保住。”

宝锦咬着唇，带着不甘和惊恐，轻轻地点头。

皇帝满意地笑了。

他没有看到，宝锦低下头时，那一抹诡谲的微笑。

我的演技真不错……

不是吗?

第六章　长恨（1）

宫中这舞台上，从来不乏戏子，乱哄哄地你方唱罢我登台……却不知这一回，谁能笑到最后。

且不说朝野众说纷纭，秀女们在宫中却是安之若素，教习姑姑的宫中仪礼讲解完毕后，一个个神情气韵，也算是有了宫妃的架势。

皇帝下了诏令，又经皇后用宝，她们的品衔总算被一一赐下。

七八人中，皇后的族妹方宛晴被封为婕妤，据说皇帝念及方家劳苦功高，本来是要赐以九嫔正位的，却被皇后婉拒，宫中上下，对皇后的贤德更是称赞。

徐婴华为人内敛得体，又是云贤妃和靖王云时的亲侄女，云家也是从龙入京的功臣，所以得封婕妤，也没什么意外。

相形之下，那位出身北郡十六国的明月公主，却是让人侧目惊叹——她被封为月妃，赐住馨宁宫。

这非同一般的恩遇，当时就让人议论纷纷，可朝中老于世故的臣子却都知道，北郡十六国大都首鼠两端，更有些仍以前朝为正统，若羌国心向今上，就算献上的公主丑如无盐嫫母，为显天朝的宽待四夷，也该给她如此高位。

其余几人，也被封为美人、宝林不等，各自入住宫室。

深夜，琳儿将盘中之物呈给皇后，“娘娘，这是内务府最后定制的金册，请娘娘过目。”

“论起规矩，妃嫔们的金册早就该做好的，明日就是正式的仪式了。”

皇后微微皱眉，想起本朝新立，礼部大都是新晋之人，刚遇盛事，总不免手忙脚乱，于是只嗔了一句，便不再责怪。

她抬手接过这一本本以金箔包裹的卷册，慢慢翻看着。

以大红朱砂写就的一个个名字，在她面前幻化成一张张鲜活娇媚的少女容颜。

想及她们的美目流盼，翩然身姿，她的心头便升上一道黯然。

“我已经老了啊！”皇后半玩笑地低语道，蓦然想起今晨梳妆时的一根白发。

才二十四五岁的年纪，就早生华发……大约是早些年随今上戎马征战，劳心过度的缘故吧！

皇后叹息一声，继续往下看，翻到第二页上，却见方宛晴的名字赫然在目。

“这也是个不安分的……”她低声道，只觉得那名字几近血色，明晃晃的刺目。

“不光是她，就是家族中的长辈，也不太省心哪……”

琳儿在旁听着惊心，却也不由得插嘴道：“娘娘正是青春鼎盛，又是圣心独系，他们何必巴巴地再送人入宫！”

“两个总比一个保险，更何况……”

皇后微微冷笑，以指尖金套在名字下方掐下一道印痕，心中越发烦躁。

她随手将金册甩在一旁，在暗夜里发出极大的声音。

半晌，殿中都没有一丝声响，寂静得可怕，皇后缓过神来，饮了一口温热的花茶，面色一如平常的淡漠自如。

“这些也罢了……那个姑墨来的女子，圣上准备如何处置？”

琳儿早已打听清楚，此时却踌躇着有些吞吐，“圣上没有封她名分，不过……”

迎着皇后慑人的目光，她的声音越发微弱，“不过，皇上将她收为了身边女侍。”

只听咣当一声，皇后手中的茶杯被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将一旁服侍的琳儿惊得一颤。

“没你的事了，出去吧！”

殿中恢复了平静，皇后仰起头，轻轻揉捏着眉心，竭力平缓着胸中怒气。

我这是怎么了？她在黑暗中问着自己。

明明知道，一旦身登御座，免不了有六宫佳丽，嫔妃无数，只要他心系自己，那些庸脂俗粉，根本不能介入两人之中啊！

看着桌上，他遣人送来的东胡贡品，那独一无二的雪晶果，皇后心中逐渐平缓，拈起一颗果子放入口中，她感受着无穷的清甜……

他心中，只有我一人！

第二日的册封仪式也不甚隆重，这倒不是帝后中有人故意怠慢，而是一般嫔妃，只须授以金册玉帛即可，只有月妃因品级颇高，才要劳动诏使。

不过此次毕竟人数众多，又是今上第一次册封，所以奉了皇后懿旨，晚上便在昭阳宫中布下宴会，请各位新人一齐出席。

华灯初上，昭阳宫中晶莹生灿，两排蜜蜡鹤顶花烛将殿中照得亮如白昼，紫檀席面一列列排开，以锦缎铺罩，缀有流苏点点。

“今后就是自家姐妹了，不必拘礼！”皇后笑意盈盈，很是和蔼可亲。

她与皇帝并排坐于上首，一身锦红宫装，凤冠之上珠玉高悬，瞧来尊贵内敛，不怒自威。

下首新封的嫔妃纷纷躬身致意，皇后谦逊地微笑，一一点头受了。

她看似笑得欢畅，眼角余光瞥过身旁，却是带上了一道阴霾——皇帝身后，随侍的竟是那姑墨女子！

她青衣绫裙，素颜无妆，眉宇之间，却是说不出的神韵非凡，皇后一瞥而过，觉得心头没来由地一悸。

皇后一失神，却听皇帝在耳边关切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事……只是累了点儿。”

皇后见他往自己碟中夹菜，于是回以脉脉微笑。

下面莺声笑语，好不热闹，觥筹交错间，只见方宛晴起身举杯贺道：“皇上圣明，海内妖氛为之一清，此次姑墨大捷，王师所向披靡，

谨以此杯来敬贺，祝您万寿无疆！”

这话虽然有谄媚之嫌，却也是冠冕堂皇，众人正要应和，却听席间有人冷笑道：“姑墨城下，天朝三员大将铩羽而归，极尽狼狈，哪里谈得上什么所向披靡？”

众人回头一看竟是明月公主，新封的月妃娘娘！

这一声清脆有如珠玉落地，又如惊雷从天而降，将这一片祥和喜庆的气氛打破。

欢声笑语戛然而止，这一刻殿中寂静无比。

“月妃你口出悖乱之言，到底是何居心？”方宛晴娇声喝道，美眸中却闪着微妙的得意和残忍。

“事实如此，又何惧人言？姑墨王英武善战，又岂是随便什么人能‘所向披靡’的？”明月亲自斟了一盏酒拿在手中把玩，却不就饮，只是淡淡说道，言语之间，越发显得大逆不道。

皇后不禁为之皱眉，“无论他善战与否，都是乱臣贼子之辈，月妃你身份尊贵，也要仔细检点言语才是！”

皇后凤眸微扬之下，已带出不悦，新晋嫔妃们一时噤若寒蝉。

明月却夷然不惧，一愣之下，竟是大笑出声。她身躯微颤，玉杯中的酒液溅上缎衣，落出点点血红花晕。

宝锦在这一瞬看得真切——她眼中因酒意而迷离恍惚，而瞳仁最深的一点，却闪着晶莹的冷光。

那是无比清醒的痛楚。

第六章　长恨（2）

“世间成王败寇，本就如此……”笑罢，明月呛着说道，将手中玉杯一掷，随着醉意斜倚在案上。

美玉碎裂的声响在殿中响彻，皇后正欲斥责，却听身畔的皇帝轻声笑道：“她醉得太厉害了……”

皇帝面上殊无怒色，瞥了明月一眼，漫不经心地笑了。宝锦看入眼中，只觉得浑身一冷。

“也难怪……军中无人，全是仰仗着云时险中求胜，才替朝廷挣回了颜面。”他声音淡然，听不出喜怒。

宝锦站在他身后，眼睛又尖，只见右侧下首处，徐婴华面色一僵，半杯残酒也泼在了裙间。

于是皇帝挥手，示意左右将月妃移入偏殿醒酒，殿中这才恢复了欢宴。

夜色已深，众人也很是识趣，纷纷起身辞出，宝锦瞥了一眼帝后，见两人正在亲昵谈笑，于是不动声色地混杂在一众侍婢中离开。

只见一时宫轿如云，各位嫔妃安逸其中，朝着各自的宫室而去。

宝锦站在昭阳宫前空旷的广场上，只觉得月清露寒，让人全身都为之一凛。

“出来吧，明月公主……”她并不回头，只是低声说道。

“你有一双好眼，玉染。”明月幽幽而叹，从宫墙的阴影中缓缓走出。

淡淡的清辉照在她身上，那一身灿烂张扬的红锦长袍，此时却染就霜华，黯然消沉。

“为何要佯醉闹宴？你想自寻死路吗！”宝锦怒声道，蓦然回头，却惊见她黑瞳中的一点晶莹。

明月轻笑着，声音在月光下显得疲倦而缥缈，“早就听说天子一怒，流血漂橹，没成想，我居然是毫发无伤……”

她笑得轻松，言下之意，很是遗憾。

“你是故意的……故意激怒皇帝，是想寻死了断！”

宝锦又惊又怒，一把扯住她的衣领，将她整个人摇晃着，“你疯了吗？”

明月一把扯下她的手，力气很大，随即，面色转为惨白，牙齿也咯咯地打战。

她的寒毒又犯了！

“你看我这模样……被亲人背弃，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，为何还要活着丢人！与其在中原的宫廷里慢慢腐朽，还不如死个痛快。”她声嘶力竭地低吼道，美丽的面容因痛苦和屈辱而扭曲着。

“我们族中教义，自杀者会永堕黑暗……所以，我才假借皇帝之手……”

“混账！”宝锦再也忍耐不住，玉指如电，瞬间点了她几处大穴。

宝锦手法精妙，明月一滞跪倒，全身的疼痛也大大减轻。

“你？”明月因吃惊而睁大了眼。

“明月你听我说……”宝锦微微平息了呼吸，声音无比沉着，“这几处穴道四个时辰后会自动解开，但你要答应我，不要做傻事！”

“中原有一句话说得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……你这么一死，只会便宜了那些出卖你的人！”

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……”明月咀嚼着这句话，低低地问道，“你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思，才在这宫中藏拙的……是为你父皇报仇？”

“不止是他……还有很多人的性命。”宝锦背月而立，声音沉稳清朗，“这许多的鲜血和生命不能白白耗尽……”

目送着明月被宫人搀扶离去，宝锦深吸了一口气，将激荡的内力收敛，又恢复了平日的纤纤柔弱之质。

她慢慢冷静下来，发觉自己太鲁莽了，却不担心明月将自己身怀武功的事泄漏出去。

“还未到子时……”

她环顾四周，确定无人跟踪后，这才朝着东面走去。

带着露水寒气的蒿草从鞋上擦过，过不多时，那不起眼的陈旧宫殿就出现在了眼前。

看那残碎的鲛纱和看不出颜色的雕梁画栋，依稀可见它往日的华贵盛况，一阵风吹来，腐朽的匾额摇摇欲坠。

这是本朝开创初期，太后居住的慈宁宫，祈帝的时候，太后林氏威权专擅，干涉朝政，到头来竟被人揭破——原来祈帝并非是她所生，他真正的生母，早已被她害死，成为地下的一具白骨。

得知真相后，祈帝龙颜大怒，虽然太后已自尽身亡，但怒气不减的祈帝却将这慈宁宫废黜不用，历经几多岁月，就成了眼前这模样。

这一段传奇早已被编成评书在市井流传，宫中也一直传说此地有鬼，因此无人敢接近。

宝锦也不点灯烛，径直走入空荡荡的正殿，把侧墙的钉子一扳，露出黑洞洞的密室和甬道来。

宝锦探头进去，只觉得有稍许憋闷，大约是很久不通风的缘故。

她又等了一阵，从怀中找了火折子，在密道口点燃，直到火苗袅袅，这才确定通风完好。

一路行来，干燥的甬道中只是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尘，到了出口，她从书架后跃出，对着惊愕的仆人道：“让沈大人进来。”

本朝初年，这是一位上柱国大将军的宅邸，他卷入林氏太后的密案，落得个自刎身死的下场，据宫中传言，他与那位风韵犹存的太后颇有暧昧。

事关皇家的颜面，朝廷一直对此讳莫如深，只是这密道，却是在皇室的密札中有所提及。

这里，就是宝锦以及部下的聚集地。

第六章　长恨（3）

沈浩匆匆从前院而来，见了宝锦，不由得微微吃了一惊，“殿下，宫中人多眼杂，若是皇帝发现您不在……”

“无妨，今晚皇帝宿在昭阳宫中，他没有心思理会我的。”

宝锦道：“你派人去宋麟府上唤他——我出宫一趟不易，倒想跟大家合计一番。”

沈浩犹豫片刻，领命而去，走到门口，却又折了回来，问道：“在这里聚齐吗？”

“不，去翠色楼。”宝锦低声说道。

二更未到时，翠色楼的雅座密室迎来了最后一位贵客。

宋麟解了身上的披风，随手交于侍者，后者恭谨行礼后，便躬身退出。

宋麟上前撩起衣袍，向宝锦施礼道：“殿下一向安好？”

“托福，还将就。”宝锦伸手相扶，曼声轻笑道，“宋卿行这等礼数，是为了我们当日的约定吗？”

“是……臣当日说过，若殿下能诛杀此贼，必定重回驾前，为您驱策。”

宋麟起身又拜，宝锦这才起身相避，悠然笑道：“有宋卿助我，只觉得如生双翼，一颗心总算落了地。”

她清笑晏然，毫无避忌地说起了自己的担忧，言辞间，竟似在部下面前示弱。

宋麟却是执礼更恭，道：“主忧臣辱，殿下有什么疑难，若是我力所能及，定然为您做得妥帖。”

宝锦微微一笑，指了指左首第一张紫檀木椅。宋麟坐定，四下一瞥，只见身侧几人，都是前朝时的遗臣袍泽，彼此非常面熟。

“宋大人言重了。从景渊元年起，你便受先帝托付，掌管天下银钱。到如今，虽然换了主子，却仍是财权依旧——普天之下，还有什

么人比你更富？”沈浩侍立在旁，半是揶揄，半是当真地笑道。

“沈统领勿要取笑，我过手数额虽大，却只是皇家的账房，哪里说得上一个富字？”宋麟摇着手，苦笑着反驳道，好似被这等说法吓了一跳，只有那双眼，仍是平静从容。

“好一个皇家的账房……”宝锦笑得欢畅，只是清秀的面容在这一瞬有如繁花盛开，美不胜收，“既然你自认是皇家的账房，有些东西，也该物归原主了吧？”

宋麟听了这石破天惊的一句，瞳孔在瞬间收缩。下一刻，他恢复了儒雅沉稳的微笑，“这是微臣的不是。景渊陛下殉难之时，虽然国财尽没，内库却是完好无损，还有一些秘密产业也没被发觉——这些都会完好无缺地交给您，绝不敢有半点隐瞒。”

他这爽快明利的回答，让满座都为之震惊。

宝锦望定了他，半晌，才霁颜笑道：“宋大人果然是良臣忠弼……”

她端起清茶抿了一口，开始谈及其他话题，众人又商定了几项计策，人言畅欢，三更过后，这才兴尽而散。

翠色楼中，剩下宝锦一人独自伫立。

她望了一眼窗外，只见绣楼上华灯低垂，更深漏残，露华寒重，这脂粉青楼之地也没了声息。

街上再没什么人，只有宋麟的那一驾马车，在寒风夜色中逐渐远去。

“殿下？”沈浩送客归来，有些疑惑地唤了她一声。

“你觉得，宋麟今日表现如何？”

沈浩微微一愣，思索片刻，道：“原来担心他将内库扣在手中不放，如今既然肯效忠殿下，不妨看他今后——”

“盯住他。”宝锦断然说道。

沈浩悚然一惊，“殿下您看出了什么可疑？”

“没什么可疑的……可是，宋麟犯了一个最不该犯的错。”宝锦叹道，“一般店铺换过新东家，掌柜都会带上账本前去参见，可我这个新主人，却是连账本的影子都没见到，宋麟这么精明的人，绝不会如此粗疏。”

“我立刻派人去——”

宝锦摆手，轻声笑道：“正因为他不是个粗疏的人，明日……最迟后日，便会有厚厚一叠账本送到你这里。”

“那大概，都是洗净了的。”宝锦望着在狂风中婆娑摇晃的枝叶，声音越发低沉凛然，“可惜，只要是动过，都不免留下痕迹。”

沈浩在一旁沉默不语，心中却越发熨帖，几乎要暗叫一声，皇家后继有人……

“那三方情况如何？”半晌，宝锦又换过了话题。

虽然很不适应这种跳跃，沈浩却从怀中掏出册页，呈了上去，“这是那三边密谍传回的情报。”

宝锦不禁失笑，随即欣慰道：“朝廷派在那三家的密谍，居然还在忠诚尽责。”

她一目十行地看完，苦笑道：“这三家倒是最为安逸，虽然不如伪帝一般幸运，能攻入京中，登上御座，却也是据州为王，呼风唤雨不可一世！”

沈浩微微近前，低声道：“据说，蜀王世子要入京。”

“哦？”宝锦惊诧之下，心中一动，“他来京城做什么，不怕被今上一锅端了吗？”

“他伪装使者，身负重要使命，具体如何，密谍也查探不出。”

“罢了，他要来就来好了。”

宝锦将密报小心折叠，就桌上火烛点燃，等到化为灰烬，这才转身朝外走去。

“天快亮了，再不回去，季馨该哭了。”

“殿下！”

季馨枯等了一夜，又不敢声张，天快拂晓，才见宝锦回到房中，焦急混着忧心，眼圈都红了起来。

“您出去了是吗，我还以为……”她面飞红霞，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，“陛下今日没有招新人侍寝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他宿在皇后宫中了。”宝锦换过常服，一边将绣鞋脱下，一边回道。

“果然如传言所说，陛下只在乎皇后娘娘一人，新人不过是个摆设……”季馨想起宫中传闻，不免学舌起来。

宝锦轻笑出声，“你真以为……帝后二人亲密无间吗？”

“难道不是吗？”季馨被问得一愣。

第六章　长恨（4）

宝锦接过她奉上的绸巾，唇边勾起一抹冷笑，“册妃的当晚，皇帝却宿在中宫那里，这未免太过刻意了——夫妻之间的缱绻，却要这般经营维系，实在值得玩味……”

“只有出现了裂缝，才需要去刻意弥补……而一旦失控，裂缝只会愈来愈大。”宝锦含笑说道，清晨的风从她身畔吹过，外间已微微有人声响动。

“瞧着吧，新人晋位后，这宫中会越来越热闹的……”她的声音越发低沉，几不可闻，“宫中这舞台上，从来不乏戏子，乱哄哄地你方唱罢我登台……却不知这一回，谁能笑到最后。”

声音怅然，却带着清醒的无畏。

一个月转瞬即逝，宫中的人们逐渐习惯了这姹紫嫣红的新晋佳丽们，也习惯了随侍帝侧的那一道青裙纤影。

在狭长曲折的夹道中，宝锦安然走过，无视道旁的窃窃私语。那些窥探、嘲讽甚至是嫉妒的眼神，在她心中不过是清风拂面，却不能兴起半分涟漪。

时光如常，皇帝并没有对新晋嫔妃们多加宠幸，只是点了几个人侍夜，事后也未见有什么封赏。

这一众女子，孤单惶恐之外，又多了一重哀怨，却是谁也不敢说出口。

患得患失中，因酒后狂言而被禁足的月妃，几乎被人们遗忘了。

朝中仍是暗潮汹涌，帝后二人多年来并肩携手，才创下这一份基业，如今得了大半天下，却也一如从前——皇后以她的玲珑手腕参与着国家大事。

后宫干政本是大忌，不仅言官有不平之鸣，连旧日部属也多有非议，只是慑于二人的威仪，倒也不敢公开弹劾。

皇后对此心知肚明，却也夷然不惧，她暗中支持着新政，刚柔并济之下，竟是一副大刀阔斧的架势。

十一月十日，冬日的阴冷寒气，一下子都收敛起来，云端终于露出晴色，日光直直洒下，将天地万物都染上一道薄金。

到了傍晚，街上仍是川流不息，游人接踵，京城的百姓们仿佛要把多日来的寒气消尽，纷纷出入于酒肆店铺之间。

宝锦以帷帽遮面，从翠色楼上看下来，只见绣楼华灯，悦目怡然，街面上红袖纷招，珠翠乱摇，好一派繁华奢靡的气象。

这一条街除翠色楼外，皆是秦楼楚馆。一阵微风吹来，妙龄佳人们的莺声燕语中，又平添了隐约的丝竹妙音。

“看京城这太平热闹的景象，谁能想到……一年前，这里还是兵临城下，朝颓国灭？”宝锦饮下一盏暖酒，眯起微醺的双眸，轻声叹道。

沈浩在旁侍坐，嘴唇翕动，却是欲言又止。

两人看似意态悠然，气氛却隐隐地透出凝重来。

那一日之后，宋麟很快就将账本送来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那厚薄不一的各色账本，竟然用了两口大箱子才抬了过来。

面对宝锦诧异的眼神，宋麟好整以暇地道：“陛下当年暗中经营的资产甚多，可以说是遍布天下，近至京畿营口，远至蜀地、大理、南越，甚至海上也有商船，可以直达旅宋。”

宝锦望定了他，半晌才回过神来，“这些……都是皇室所有？”

“是先帝私人拥有的。”宋麟微妙地纠正了她的说法，起身一揖，径自去了，只留下宝锦一人，望着这满箱满匣的账本，一时头疼欲裂。

……

宝锦想起那日的情形，又是一阵心烦，转头问沈浩：“那些账本，可理出个头绪来？”

“有了些眉目……”沈浩皱起浓眉，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“是算账的人手不够吗？”宝锦望了他一眼，微微诧异地问道。

沈浩望着宝锦，咬一咬牙，终于说出了口，“账本非常干净，但我们却从中发现了别的……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大量的违禁物交易。”沈浩低声说道，力拔千钧的手掌，这一刻竟是微微颤抖，险些连茶杯都脱手掉落。

“怎会如此？”宝锦秀眉一凝，重瞳中晶莹生灿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微臣当时也不敢相信……但账本上清清楚楚，制式刀剑、铜矿、盐，甚至连床弩火器这些都有……源源不断地卖出，多年来积累的数目，已经非常惊人！”

宝锦凝目听着，手中已是一片冰冷。

她虽然少不更事，但这一年多的磨砺却也让她懂了不少国事民政，上述的违禁物件，别说是公开贩卖，就是偷运也是死罪，即使是最轻微的私盐贩子，抓住了也是要被流徙千里的。

可皇家居然率先犯禁！

“也许，这些都是宋麟私下弄出来的……”沈浩的声音低沉，却是毫无底气。

“你不用自欺欺人了，这么大宗的买卖，要想长时间地瞒住姐姐，是绝无可能的。”

宝锦想起那日宋麟别有含义的言语——是先帝私人拥有的！

她定了定神，拭去指间的冷汗，低?道：“姐姐贵为帝王，天下尽握手中，又为何要……”

雅室中一片死寂，半晌，宝锦才又开口道：“是卖到什么地方去的？”

沈浩这一回连嘴唇都在发颤，“有蜀地、南越、江南、高丽……甚至还有，叛军那里。”最后四个字，从他唇中迸出，几乎要溢出血来。

宝锦听得目眩神迷，简直如坠云雾，心中却是激荡不已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她决然低喝道。

正在此时，却听楼梯上有脚步声急响，竟是翠色楼中的一名管事！

他面色凝重，勉强压住了惊惶，上前禀道："大掌柜遣我来说一声，底下有人要求见小姐！"

晴天霹雳也不过如此！

宝锦与沈浩对望一眼，各自心中生出滔天惊骇来——会是谁?

第七章　世子（1）

以前有使节觐见，我和姐姐都是躲在屏风后偷看的，如今，却是要换个位置了！

车驾辚辚，烟青色帘幕被揭起，礼部郎官微带尴尬地瞥了一眼外间的红袖香氛，回身劝道："世子远来辛苦，此地又是龙蛇混杂，不免……"

"早就听说京师美人如云，我倒也想尝尝这依翠偎红的滋味！"车轿中甚是宽广，有一人托腮笑道，虽是初冬料峭，身上却只着一袭绯紫锦裳。

他生就一双桃花俊眼，笑时飞眉入鬓，温柔无限，不笑时邪意倜傥，只一眼便可让人面生红晕。

礼部官员少时寒微，方蒙拔擢，被他身上的清妙檀香熏得浑身不自在，听这轻佻言语，心中更是愠怒不已，却不好发作，只得干笑着陪坐。

转眼便来到了慕绡院前，蜀王世子从轿中而出，漫不在意地扫了一眼一旁的翠色楼，随即将目光看向眼前盛景。

慕绡院前不似别处聒噪，两只灯笼下站了青衣白裤的小厮，见了这些贵客前来，不敢怠慢，忙进去禀报鸨儿。

"今日喜鹊鸣枝头，可不贵人就来了！"

妈妈年岁不大，淡妆之下，瞧着三十不到，行来步步生莲，引着两人进院，沿着回廊绕过影壁，眼前一色素梅，枝干森虬，错落有致，风中隐约传来婉转的歌声，让人觉得神清气爽。

"好歌喉，我蜀地从未有过如此妙音……"世子拊掌赞道。

一旁的郎官听了大急，唯恐他泄露身份，连忙一扯衣袖，疾步跟上。

"二位爷可有熟悉的姑娘要点？"

此话一出，世子笑而不语，那礼部郎官却是面上一红，世子见他露窘，于是上前放了个小金锭，笑道："派个清倌人陪我世兄听歌便罢——至于小可，可要好好见识一下京师佳丽！"

他说得如此露骨急色，鸨儿却是抿唇一笑，"且跟我来！"

走到后边楼阁前，她正要继续上前，却见这年轻风流的公子立定了，低声道："去禀报你家掌柜的，我要见翠色楼中的贵客！"

"这位少爷您可真逗，翠色楼和我们这种勾栏院可不是一路，怎么有此一说？"她微微一笑，便露出糯米珍珠一般的细牙，笑靥如花。

世子冷峻一笑，"别给我打马虎眼，再不去，此刻便封了你的院子！"

"哟，这是怎么说的！青天白日的，怎么就出了强盗？"

鸨儿正要叫嚷，却听世子道："我从蜀地来，几年前由景渊带着去过翠色楼，这才知道你们两家是连通的——你去禀报掌柜便是！"

鸨儿面色一变，这才急急而去。

且说宝锦听得这突兀的禀报，惊诧非常，微一沉吟，这才开口道："请他上来。"

客人的脚步非常轻盈，却又潇洒自如，听声音便知具有上乘武功。他从楼梯上微微冒头，竟是一双含光摄魄的桃花眼。

美中不足的是，他一身锦裳本是流光溢彩，却被灰尘沾染，显得颇为滑稽。

"小姐莫怪，我从隔壁密道钻来，才弄成这等模样……"他习惯性地开口，却在看到宝锦的模样后，全身都为之一颤，"小渊？"

男子全身的血液在这一瞬几乎要喷涌而出，他冲上前去，却停顿在伊人面前，"抱歉，我认错人了……"

他全身的劲道都瘫软下来，但很快恢复了平静，随意地坐在竹椅上。

"我长得……很像姐姐吗？"

清脆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，他抬起头，猛然想起了什么，“你是宝锦？”

他很有些惊喜地站起身，笑道：“景渊曾经提起过你！”

宝锦冷眼看着他，因为这亲近的语调而微微皱眉，“你是谁？”

男子悠然微笑，“蜀地李桓。”

原来是蜀王世子！

宝锦目光一凝，越发犀利冰冽。

这位世子今日进京，居然就来了这里！

“世子身份矜贵，今晚来此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她因敌我未明，于是语气颇为客套，暗中却朝沈浩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下楼去探看一二。

“我是来讨债的。”

世子微微一笑，雪白的牙齿映得双目如幻，几乎让每一位怀春少女钟情陶醉。

“讨债？”

“是啊，你姐姐景渊欠了我三十万两白银。”他笑容加深，轻声说道。

“荒谬，天子富有四海，又怎会欠你这么多银两？”沈浩在旁斥道，压根儿不信他的话，只当他是胡诌。

宝锦抚着紫檀小几，却是沉吟不语——若是以前，她也会这般冷笑反驳，可是如今，那账本上显示的重重疑云，却让她再不会轻言妄为了。

“世子可有什么凭据？”她敛眸轻声道，鼻端嗅到那清妙檀香，柳眉不易察觉地微蹙起来，只觉得微微烦躁。

“这是借据。”

世子倒也爽利，从怀中掏出一张叠成方形的薛笺，宝锦接过展开，只觉得熏香越发馥郁——大约是久藏于世子怀中的缘故。

那一手清秀挺拔的字迹，确实是姐姐锦渊的手书，再加上那熟悉的朱红印玺，毫无作假的可能。

灯烛下墨迹宛然，可字据的主人，却是身死名灭，万劫不复。

宝锦抚着那熟悉的字迹，双手都在发颤，往日里姐姐的一颦一笑，都浮现在眼前……

她深吸一口气，将胸中惊涛压下，道："确实是姐姐亲手写的。"

转过头，她对着李桓道："世子却是来晚了……家姐一年前就已殉难京中。"

"我知道，但也总抱着一丝希望……我不相信，皇家会就此一败涂地。"

李桓凝视着她，怅然欷歔之外，却也是意有所指。

第七章　世子（2）

宝锦心中雪亮，笑道：“世子过誉了，身为前朝遗族，不过苟延残喘罢了……世间成王败寇，也没什么好计较的。”

“如此也好……”李桓不置可否地一笑，随即叹道，“我这三十万两白银，却是要打水漂了。”

“我来还。”宝锦低低地答道。

短短三字，声虽清婉，却隐隐有金石之音。

“既是姐姐欠下的账，我会一力负责到底。”

李桓听着，却也并不怎么欣喜。他叹息着，竟是起身一揖，“如此，就拜托殿下了。”

他也不再多说，起身就要告辞。

“世子请留步。”

清脆的声音，有如珠玉落地，在他耳边响起。

李桓回头，却正对上少女沉静的重瞳。

“我想请教一下……您究竟是如何得知我们正在楼中的？”

李桓想也不想，微笑着干脆地道：“先前景渊在时，曾嘱咐我说，若有急事，可以托这里的掌柜求见——我抱着一线希望而来，却正好撞见你们。”

“是这样……”宝锦面上淡漠，将这话微微咀嚼，随即霁颜而笑，“这也是缘分！”

她目送着李桓下楼，重瞳中光华幽闪，咬牙轻声道：“翠色楼跟姐姐之间的联系，竟是这般的密切！”

她这一句话听不出喜怒，却是含义无穷，沈浩听得一头雾水，于是问道：“殿下，这到底……”

“调集可用的所有人手，不拘宫外宫内，紧紧盯着这位世子！”宝锦断然道，“蜀地富庶，三十万两银子虽不是个小数目，却也没必要急赶着来要账！”

她拂袖起身，“我也要回宫安睡了——这位世子今日到京，明日便要上殿觐见，我要随侍帝侧，可不能带着倦色。”

“以前有使节觐见，我和姐姐都是躲在屏风后偷看的，如今，却是要换个位置了！”她这最后一句，带着玩笑的意味，却也不无凄凉。

第二日一大清早，宫中上下便得到旨意，道是蜀王世子今日觐见，晚间更会设下盛宴，以待贵客。

于是宫人们忙着洒扫涤尘，直到庭院殿堂都焕然生辉，这才罢手。

昭阳宫偏殿中，正是方宛晴的寝居，此刻一众少女们红袖皓腕，纷飞蝶舞似的在翻绳为戏。

她们互相嬉戏着，不时好奇地看着中庭的杂役忙乱，有人小声道：“如此兴师动众，就为了迎接那个世子吗？”

“再怎么着，也不能在外藩面前丢了天朝的脸面。”

方宛晴骄矜地微笑着，随即抿了抿唇，仿佛嫌茶叶苦涩，将杯盏顿放在桌上，发出好大的声响，“都躲到哪里偷懒去了？好好的洞庭碧螺春成了这般滋味，你们当的什么差！”

随着她尖锐的呵斥，早有宫婢畏缩近前，伸手欲将茶盏撤下。

只听咣当一声，方宛晴居然将整个杯盏掷落于地，锐利的瓷片四散飞溅，将这宫婢的手脚都划出了几道血痕来。

宫婢泪含于眶，却不敢出声，只听方宛晴又道：“今晚的宫宴，只有婕妤以上才能列席——姐妹们不能陪我同去，场面又定是严谨非常，想想真是无趣哪！”

众人明知她是言不由衷，故作矫情，却仍是七嘴八舌地遗憾感激，莺声燕语之下，竟是说不出的和睦温祥。

方宛晴在众人的簇拥下，兴兴头头地梳妆打扮，内侍宫女们被她支使得团团转，好不容易才从几十套宫装中选了一件，又打开八宝珍珑匣，半挑拣、半炫耀地看了所有的金玉头饰，却仍觉得不足意，她一咬牙，干脆将一支朱红珊瑚簪斜插在髻中。

珊瑚并不名贵，这一支却是通体幽红，绝无瑕疵，簪头作为凤首，镶了一颗硕大的明珠，它的璀璨光华让人目眩神迷。

这一番打扮品评，花去三个多时辰，眼看日头西斜，该是赴宴的时候了，方宛晴在宫人的搀扶下盈盈出殿，刚到中庭，却听有人唤道："方婕妤且留步。"

方宛晴听了这话先就不喜——偏殿上下，都深知她未成九嫔之一，实在憾恨，所以无人敢提什么婕妤，都以娘娘称之。

她侧过头去，只见是南后院的王美人。

王美人容长脸儿，白皙肌肤，眉目虽然秀丽，却也不见得上佳。她多年来一直随侍在皇后身边，皇后体恤她的忠心，这次趁着选秀，也一并将她封了名分。

"王美人今日没有跟皇后娘娘在一起吗？"方宛晴看似平常寒暄，话中却是暗讽她的侍婢出身。

王美人好似听不出言外之意，裣衽见礼后，轻声地道："婕妤这支簪子，好像有些不妥。"

"有什么不妥？"

"这等硕大的明珠，只有后妃一级可以佩戴，婕妤您……"

方宛晴未听完已是大怒，冷笑道："这是我从家中带来的，又不是宫中制式，哪谈得上什么忌讳？你若是有空，不妨好好伺候皇后娘娘，少嚼这些舌根！"

她不待回答，转身盛气而去。

乾清宫中，鎏金席面两列排开，瑞兽金炉中紫烟袅袅，熏香馥郁，一阵夜风吹来，拂起帷幕几重。

云贤妃带着徐婴华早早到了，两人静坐品茶，过了小半个时辰，帝后二人才联袂而来。

徐婴华眼尖，一眼便瞥见皇帝身后的纤瘦身影——她雪白的面庞上毫无表情，点漆似的重瞳略微转动，竟让人有目眩之感。

宝锦手持绸巾，随侍在皇帝身后，望了一眼正殿大门，却未见李桓到来。

今日晨间，皇帝升座紫宸殿中接见，她站在那极高极深的御座阴影里，眼望世子恭谨参拜，一举一动，无懈可击——从头到尾，他都没有抬头，因此，也没有看见她。

姐姐造的紫宸殿，实在是太高太深了……

她到底是在想什么呢？舍弃了先祖留下的太和殿，宁愿将御座设在无限孤寒的高处……

宦官响亮而略带尖厉的唱名声打断了宝锦的沉思，她抬起头，却见那道熟悉的身影缓缓地迈步入殿。

蜀王世子李桓，高冠宽袍，一派名士的飘逸气度，一双桃花眼中也敛了微笑，变得沉静专注。

他上前向帝后行礼，皇帝示意赐座于席，皇后却是瞧着他笑靥如花，“世子真是一等一的好人才，我若是有个姊妹，定要与你结亲！”

世子闻言，微微一躬，笑道：“在下生来不羁，性喜流连秦楼楚馆，若真与您家小姐结亲，娘娘此刻怕是要叫刀斧手来伺候我了。”

皇后被他这等诙谐言语逗笑了，连皇帝也忍俊不禁。

“真是名士自风流……世子乃当世俊才，不知哪家女子才有这福分呢！”

宾主正在笑语，却见殿外匆匆而入一人，是方宛晴。

她面上怒色未消，虽然蹑手蹑脚地走向自己的座位，却被皇后一眼瞥见。

世子也多看了两眼，向身旁侍女低声打听着什么，皇后心中越发不快——才刚笑谑嫁妹，堂妹就迟到露丑，生生折了自己的颜面。

皇后看着这满座辉赫，将怒气压了下去，示意侍者开席。

御膳珍馐被源源不断地送上，席间主客皆是妙语如珠，对答玄妙。

“朕在京中，也久闻世子贤名……”皇帝示意宫人斟酒，冷峻的黑眸中竟是赞赏之意，“蜀王有你这个儿子，实在受益良多！”

这话虽是实情，却也颇有深意，李桓目光微闪，笑着举杯不语。

皇后在旁却不罢休，笑着问道：“世子有几个弟妹，可还住在府中吗？”

“有两位弟弟，三位妹妹。”

宝锦在一旁静静地听着，知道这两方看似闲谈，实则句句有深意。

第七章　世子（3）

所谓的蜀王，并不是朝廷分封的王爵，而是前朝派下的一名刺史，他趁着朝廷不察，与当地女土司联姻，到景渊年间，隐隐已成一方之主。

等到义军四起，天下大乱，他也趁势而起，举旗自立为王，这才有了蜀王的名号。

新朝刚立，暂且不愿多动干戈，这位蜀王也见机称臣，彼此之间虽然相安无事，却也是各自戒慎。

世子乃是女土司所出，本是当仁不让的继承人，可是生母早逝，父王又纳了宠妃，生下一堆弟妹，多年的枕边风下，对这个长子也是心怀猜忌。

她正回忆着自己看过的宗卷资料，却见乐声悠扬中，有一名青衣宫人悄然而入，来到皇后身边，悄声急切地说了几句。

皇后面色一变，咬着牙冷笑不已，目光直射阶下的方宛晴。

宝锦离得略近，隐约听见“王美人”、“瓷瓶”、“御医”等语。

皇后眼中怒色越盛，却在下一瞬强压下去。她举杯为贺，觥筹交错间，宫乐越发喜气欢畅。

皇帝饮了几杯，与李桓谈起了政务兵法，两人越谈越是投机，虽然心知是敌，却仍有知己之感。

“听说你还精于辞赋，真是难得……可惜朕出身贫寒，未能学得这些，如今想来，仍觉遗憾。”

皇帝叹完，酒兴一起，于是唤过一旁的近侍，“去请翰林院陈学士！”

皇帝宴饮，本就有当值的侍从学士，不到一刻，殿门前便出现了一道年轻的身影。

那人未着官服，大约二十多岁，面目英俊儒雅。到了皇帝近前参拜，皇帝示意他起身，赐了座位，这才笑道：“今日有贵客在此，不妨

以文会友！”

陈学士虽然年轻，却很是老练世故，早就听说这位世子的微妙身份，听着皇帝的语气，知道不能示弱，却也不能太过欺人。于是起身斜坐着，正打着腹稿，不经意间瞥见皇帝身后侍立的宝锦，不由浑身一震。

他唤过宫人，低声询问了两句，面色越发难看，额头也冒出冷汗来。

“怎么，是一时想不出题目吗？”皇帝惊奇道。

“臣……臣最近有些心神不宁，在御前失仪，请陛下责罚。”

陈某平日伶俐的口舌在这一刻变得笨拙，偷眼瞥着宝锦，嘴唇都有些发抖。

“近日天气转冷，你们文人身体柔弱，更要注意才好。”皇帝以为他偷眼看来，是怕自己发怒，反而宽慰了几句。

宝锦见这人面色有异，一副惊骇欲死的模样，心中知道不对，可搜遍脑海，也没有此人的印象。

正惊诧间，端盘盏的侍女递来一道纸折，打开一看，上面只有寥寥两字：“陈某。”

字迹鲜红淋漓，以朱砂写就。宝锦看过，心中一凛：红名为信，是要处决的死犯才用得着的。

这意思……是让自己杀掉陈学士？

“是谁送来的？”她看着笔迹有些熟悉，于是向侍女问道。

“是月妃娘娘。”

确实是她……

宝锦端详着字迹，确信不是伪造。

她望着阶下神情恍惚的陈学士，心中踌躇未定。

明月并非无事生非之人，她若是起了杀心，必定有她的理由。

可如今众目睽睽，却要怎么取他的性命？

况且……不问缘由地胡乱杀戮，也不是自己的行事作风！

宝锦微微咬着唇，正在思量，却听皇帝低声道：“你在神游天外吗？”

她蓦然一惊，急忙回神，替他杯中斟满酒液。

皇帝瞥了她一眼，冷然道：“专心些。”

他随即恢复了微笑，继续与李桓谈起了蜀地的风土人情。

阶下陈学士仍有些昏蒙，却是强打起精神，谈起了巴山蜀水，传说中的神女云峰。

他口才甚佳，虽然打了些折扣，却仍是娓娓动听，一旁的太监宫女都听得入神，连李桓也心生敬重，称其先生而不呼其名。

“其始来也，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；其少进也，皎若明月舒其光。须臾之间，美貌横生：晔兮如华，温乎如莹……”

陈学士吟起《神女赋》中的名句，叹道：“楚王梦会巫山神女，如此绝世风华，非人间所有，只那一梦，便足慰平生了！”

李桓听得双目幽渺，半晌，才若有所思地道：“于我心有戚戚焉，但若说这等绝代佳人非人世所有，桓却不能苟同。”

皇后出身世家，也曾经饱读诗书，听到此处，不禁好奇地笑道：“世子意有所指呢——却不知是哪位佳人，可当得起这绝世之名？”

李桓抬头望来，郑重道：“便是以女子之身执政多年，而未被察觉的锦渊陛下。”

仿佛平地里响起巨雷，又好似在这花团锦簇间冒出个鬼魅，和睦笑语的氛围在下一刻僵滞死寂。

近处众人听得真切，各个面色惨白，心中惴惴，有胆大的偷?向上看，却见帝后二人面色淡漠，仿佛毫不在意。

皇后强忍住全身的悸动，耳畔血脉突突直跳，多日来午夜梦回，暗生惊悚的名字，再一次在心间划下血痕，既深又痛。

她几乎要尖叫出声，却终于压了下去，只是矜持地微笑着，轻声地道：“是吗？”

皇帝却是微微冷笑，“男不男，女不女的，那姿容越是出色，越发显得不祥！”

宝锦手捧绸巾，指间却把它绞出深痕，几乎破碎。

她几乎将牙咬断，才抑制住全身的颤抖。

姐姐！

她在心中无声地呐喊，以生平最大的冷静，在一旁听着这些议论。

李桓深深地凝望着帝后，仿佛要在他们面上看出些蛛丝马迹，然而，他终究失望了。

第七章　世子（4）

“无论如何，她也算是惊才绝艳……”低低的叹息声，湮没在他的痛饮之中，不过起了几点涟漪，便再无踪迹。

夜宴继续欢畅，渐渐地，酒酣人醉，已入高潮。

替值的人终于来了，宝锦将绸巾换过与她，又叮嘱几句，见皇帝并没有注意，这才出了大殿。

远离了身后那宫乐喧嚣，她深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，随即匆匆朝着后宫而去。

“你不去杀了那陈某人，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才至半道，就见有人从宫阙阴影中幽幽而出。

“明月，你到底在弄什么玄虚？”宝锦沉声道。

“故弄玄虚的人是你才对……‘玉染’。”

明月只披了一件曲裾长袍，在月夜下缓缓走来，仿佛暗夜消融的鬼魂。

她加重了最后的名字，凝望着宝锦半刻，随即微微一笑，“你究竟是谁呢？”

“你在说什么胡话？”

“在我面前，不用再伪装了吧！”

明月截断了她的话，“我一直没跟你说过，其实，我小时候见过真正的玉染一面。”

宝锦望定了她，目光深幽，却不再言语。

“小时候，我随父王去姑墨做客，当时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魔星……”明月的声音，悠远而甜蜜，却在时光沉淀下，显出无比的悲伤，“我趁人不备，偷偷地进了公主的寝宫，想用毛毛虫吓她——那一次小小的混乱，让我看见了玉染公主的真容。”

“姑墨人笃信教义，女子自出生起，绝不以容貌示人——这世上，只有她的父亲和丈夫能见。”

宝锦听着这话，心中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。

果然，明月苦笑道：“玉染未来的驸马，居然做了皇帝的内应，将城门打开，这才城破国亡——那个男人后来投入朝中，因广通诗文经学，做了翰林院学士。”

“他，便是这陈某人。”

什么？

宝锦的面色瞬间变为惨白，愤怒混合着惊恐一起袭来。

“这下你明白了吧——他认出了你并非玉染！”

明月叹道：“一旦夜宴结束，他就会求见皇帝，那时候，就是万事休矣了！”

月光照着道中的两人，宝锦的心在这一刻如坠冰窖。

“我不知道你究竟是谁，但你所谋划的，大约也是这位新帝吧？”

明月站在寒风之中，轻轻咳嗽着，眼中却闪烁着光芒。

宝锦咬牙不答，半晌，转身疾奔而去。

明月望着她远去的身影，呛着叹道：“看在你对我加以援手的份上，我最后帮你一次吧！”

她步履微见蹒跚，踉跄着走到一旁，扶墙而立，衣袂飘飞间，只见无限寂寥。

宝锦很快便回到大殿，此时熏香已熄，深夜的清冷浸润于每一寸空气之中。

美酒被悉数饮尽，乐伎们也停了歌舞，李桓放下空樽，眼中满是醉意。

“桓已醉意酩酊，再喝下去，就要于君前失仪了！”他微醺地说道。

帝后二人一齐轻笑，于是李桓起身告辞，周遭的嫔妃侍从也随了帝后，纷纷起身回返。

皇帝携了皇后，本就要往昭阳宫中细谈，却见陈学士在车驾之前踌躇不进。

“你有什么事？”皇帝眉头一皱，已带出些不耐来。

“臣……有下情禀报……”陈学士支吾着说道，目光偷瞥着皇帝身后，游离躲闪。

初冬料峭，他的额头却不断地冒出冷汗来。

皇帝本要细问，却又念及李桓之事，也就无心多管，断然道：“有什么下情，明日朝后再说！”

他与皇后登上御辇，朝着昭阳宫的方向而去。空旷的大门前，只剩下陈学士一人，面色忽青忽白，煞是惊惶。

他颓然迈步，朝着当值的宿房而去，一路走来，却是越想越害怕。

“那根本不是什么玉染！”他低喃道，不知不觉间，已走入了一处狭长的夹道。

青石的砖板在脚下打滑，黑暗中，只有几盏宫灯在风中摇曳，有气无力地发着微光。

朱红的高墙在残灯明灭下浓艳淋漓，好似无尽流淌的鲜血……

他打了个寒战，再不敢往下想，心中发慌，脚下越发加快。

远处遥遥传来几许更声，四周安静如死，却仿佛在无尽暗处藏着鬼魅。

他越走越快，最后几近狂奔，失魂落魄地向前跑着。

黑黢黢的拐角蓦然现出一道白影——轻飘飘的绸带拂过面庞，幽光下那黑沉死寂的瞳孔直映眼中，吓得他双眦欲裂。

他大叫一声跌倒，却正好避开身后的一缕银光。

第七章　世子（5）

“为何要阻止我？”身后黑暗中传来清冷的怒问，脚步越近，却是对着白影而来。

“宫中喋血，非同小可……”明月穿着曲裾白袍，沉静地说道。她看着宝锦越走越近，这才从袖中掏出尾指大小的玉瓶。

“这是若羌王族的秘药，只要一滴，就可以让人酣睡三日，事后也绝无痕迹。”

玉瓶从空中一抛而过，宝锦伸手接住，微一动念，明悟了她的想法。

“真不愧是叱咤千军的巾帼豪杰……”她赞了一声，望定了脚下瑟缩蠕动的陈某人，“你背弃君父，早该预料到有这一天了罢？”

昭阳宫中，帝后二人正对坐絮语，淡淡灯影下，满殿里都是温馨。

皇后以犀角梳顺着乌发，三千青丝直垂身后，更显得肌肤如雪。

“李桓本是隐匿了身份，假托使者入京，你不但没有羁押，反而以上宾之礼待之……”

皇帝倚坐在床边，无意识地凝视着重重流苏，闻言微微一笑，“在这一点上，我和他倒是很有默契。”

他抚弄着帷幕上的龙凤刺绣，继续道：“蜀王另有宠妃，对幼子也颇多偏袒，有着土司血统的长子越是能干，他越是忌惮——这一次派世子到中原来，就是存了个借刀杀人的念头。”

他说到这四个字时，不禁冷冷一笑，“朕很不愿意做他这把刀！”

皇后心中也豁然开朗，补充道：“若是能扶植世子与其父相斗，朝廷倒是能得渔翁之利……至不济，蜀王那老贼受了牵制，也能少做些帝王梦！”

“老而不死谓之贼……”

皇帝不愿再谈那让人厌憎的蜀王，于是转身解衣，随口问道：“今日席上你面有怒色，有什么不妥吗？”

“是宛晴这不成器的！”

皇后犹有余怒，却不愿在他面前多说，转过头来幽幽一叹，眼中泛出微红来。

“你怎么了！”皇帝一时大惊，连忙上前拭泪，“有谁给你气受了？”

“没什么人惹我生气……”

皇后美眸中水汽氤氲，灯下瞧来娇慵妩媚，别具一番风韵，皇帝瞧着心中一荡，不禁伸手揽紧了她。

“我只是想到，我们好久没在一起了……”皇后用手擦去泪痕，轻轻说道，语声中不无幽怨。

“是啊，我们都太忙了！这些日子我耽于琐务，让你受委屈了！”皇帝歉疚地道。

“没关系，我们处在这无上高位上，哪能像从前尽情欢畅——只要你心中有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……”皇后倚在他怀中，温婉低语道。

“这是当然，我的心里，从来只有你一个！”皇帝决然道。

这一句与以前的山盟海誓别无两样，听来决断干脆，却似乎……已失去了那份浓稠甜蜜的声调。

皇后却没有察觉，安心地笑了。

两人正要宽衣，却听廊下一片人声鼎沸，仿佛有什么人被拦在了门外，“玉染姑娘，你不能进去！”

“你快让开，月妃快没命了！”

争执声逐渐变大，皇帝披衣起身，将殿门打开，“出了什么事？”